

毛主席语录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目 录

- 从讨饭娃到工程师 (1)
——东罗矿务局工人工程师谢秋庭家史
- 青龙山下一家人 (20)
——凌云县仓洋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真云家史
- 忆昔抚今永向前 (39)
——平南县罗合大队党支部书记林群英家史
- 三副担架三代仇 (61)
——钦州县新平大队党支部书记赵善创家史
- 牢记血泪仇 永挑革命担 (80)
——退休不卸革命担的共产党员于保林家史

从讨饭娃到工程师

——东罗矿务局工人工程师谢秋庭家史

被迫离乡闯活路

一九一三年，谢秋庭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朱亭镇（现属株州县）。家里穷得头顶无片瓦，脚下无寸地。

朱亭镇座落在湘江之滨，依山傍水，四周良田千顷，倒是个好地方。可是，在旧社会，秋庭祖祖辈辈却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他祖父替地主扛一辈子长工，老了被一脚踢出，惨死在贫病交困之中。他父亲决计不走“打长工”这条路，可是，在那乌云满天的日子里，又有什么道路可走呢？租地，要先交押庄金；当小贩，要先借来本钱。俗话说：“穷人身上两把刀，地租贵，利钱高。”一沾高利贷和当佃户，就象“雨天披棉袄，越披越重”。秋庭的双亲不敢近这“两把刀”，只好靠打短工、卖柴火度日，在荒野里搭“人”字草棚安身。就这么着，也还被地主逼得搬了几次家，最后在湘江岸边的龙潭湾落脚。

秋庭四岁那年，母亲生下第二个妹妹。家里常常断炊，逼得母亲去给地主当奶妈，父亲早出晚归打短工，小秋庭和妹妹也跟着祖母去要饭。

贫苦的生活，使秋庭过早成熟起来。七岁就给富农放牛，八岁就在湘江边的河滩地上开荒种菜，在沟渠里摸鱼捞虾去换米，帮家里凑点吃的。

天地虽阔，穷人路窄。一个寒冬腊月里，母亲生下第四个妹妹，家里常常揭不开锅，父亲硬着头皮踩上“借高利贷”这条险路，向被地主攫为私产的“义谷仓”（祠堂产）借了二斗谷。几年后，利滚利变成十几担。逢年过节狗腿子来逼债，父亲多次被打伤，只好逃进深山老林。真是：富人过节喜盈门，穷人度日泪满襟。

一九二五年，秋庭十二岁了。困苦的童年使他感到生活就象脚踩在烂泥坑里，越踩越深。他多么想纵身跃出泥坑闯条活路呵！

听说三百里外的辰溪煤矿正在招工，他也想去闯一闯。但又听民谣唱道：“少壮下炭窿，老了背竹筒（要饭）。有女不嫁杨家桥（湘江煤矿矿址），回来三年拉黑尿。”秋庭心想：老了该咋就咋，总比今儿饿死强，长辈说过“树挪死，人挪活”，离开家乡走一走，说不定走出条活路！

正月十五日清晨，小秋庭瞒着双亲，揣上几个红薯，光着双脚，跟乡里两个青年人，顶寒风，踩冰雪，离乡背井向辰溪走去。途中，两个同路人嫌他拖累，偷偷溜掉了；他孤

苦伶仃漂流到辰溪。

自幼挨饿受冻的秋庭，经过长途流浪，饥寒交迫，到辰溪时就更加显得瘦骨嶙峋了。验工的包工头见他这个模样，凶神恶煞地朝他吼了一声：“滚开，小要饭的也来验工！”小秋庭满怀希望，历尽艰辛来到矿山，得到的却是这一声喝斥。他感到心里一阵发酸，眼泪簌簌地往下掉。在这举目无亲的地方，吃饭无着落，安身无地方，他该咋办呢？他，不得不靠讨饭充饥，晚上睡在矿工屋檐下。有个四十多岁的老矿工叫陈发明，见他可怜，特别关照秋庭。原来这个老矿工小时候也是个孤儿，从江西省流浪到湖南辰溪，现在还是孤身一人。他把秋庭当儿子看待。秋庭很感激他，认他为干爹。从此，他们两人相依为命。

下 煤 窑

经过老矿工陈发明一年多的抚养，秋庭的身子长得硬棒多了。陈发明常生病，下窑少，生活困难，秋庭就千方百计想替干爹吃点苦。可是，十三岁的孩子能在矿山干什么活呢？陈发明到处托人求情，才让秋庭下煤窑当小矿工。

那时候的矿工，真是牛马不如，小矿工更惨。秋庭十三岁下煤窑时，个子还没有铁镐把子高，监工不是逼着他抡镐挖水沟，就是强迫他双手不停地摇龙骨车排除井下积水；干完一天活，全身骨架子象散了一样，常常睡到半夜痛醒过来。

十五岁以后就被逼同成年人一样挑百多斤重的煤担，爬上又陡又长的斜井。一天挑十二个钟头，磨得两肩红肿起血泡，吃的却是霉米饭和几片臭咸菜。

那时的小煤窑，资本家只顾赚钱，不顾工人死活。没有安全设施，照明靠油灯，支护靠小木头和茅草，通风靠矿工用遮身布扇；加上乱掘乱挖，所以常常发生塌顶、地下涌水、自燃发火和瓦斯爆炸等重大伤亡事故。在矿井巷道里干活，就象“两块石板夹一块肉”，随时有埋骨井下的危险。矿工有句话：“井下阎王殿，挖煤拿命填”，就是恰如其分的写照。

一天深夜，秋庭上夜班挑煤。当他挑得精疲力竭，又挑着空担下到井底时，突然一股怪难闻的气味迎面扑来，使他感到恶心、窒息，意识到灾难临头，拔腿就跑。原来是矿井通风不良引起的煤层自燃发火。狠心的资本家以保存矿井为名，竟不顾矿工和家属的阻拦，强行封闭井口。当密闭墙最后一块封板将要封上时，秋庭才跑到井口，呼救着拼命爬了出来。好险啊！只差几秒钟，他就出不来了。可是，还在井里的三十多个矿工都被活活憋死。

过后，拆开井口密闭墙，发现几十个矿工横七竖八地躺在密闭墙后面，有的撞破了头，有的扒折了手，有的把墙根蹬成大坑。真是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看，资本家是多么狠毒啊！

不久，陈发明得了“下窑病”（矽肺病），经常气喘吁吁，下不了井。那时的老矿工大都患矽肺病，得了这种病就如同

在“阎王殿”挂了号。几经折磨，陈发明就瘦得胸口贴到了脊背上。

一天，陈发明两眼噙着泪珠对秋庭说：“阿秋，我怕是不行了。我死后你还是另找条活路吧！下煤窑没好前途，资本家心狠……”秋庭点点头，悲伤地哭了。病魔就要夺去患难时结拜的亲人，他怎能不悲伤呢！那天秋庭下井回来时，陈发明已经咽气了。看着这个挖了一辈子煤，尝尽人间辛酸苦辣的老矿工含恨死去，秋庭很悲痛，更觉得陈发明临终时的话有道理。

埋葬了干爹的尸体之后，秋庭离开矿山，回到阔别四年的家乡。

受骗去筑路

四年来，秋庭无影无踪，双亲以为他到河里捉鱼淹死了。现在，变成一个小伙子回家，双亲喜出望外。

四年间，家里没大变化，只是添了两个弟弟之后，不得不把十二岁的二妹子给人家当童养媳。父亲有时去学堂当杂差，母亲替学堂洗衣服，家境依然很贫困。

一九二九年的湖南湘潭地区，连年遭遇天灾，加上军阀、地主、土匪的残酷压榨，造成农村一片荒凉。秋庭东撞西碰无出路，只好抓起锄头在湘江边开垦了一块河滩地种菜，卖菜糊口。

这年夏初，村里来了个商人打扮的姓宋的中年人。逢人就说，他是铁路上的工头，要招收百把人去广西修铁路。

“活儿很轻，挖土、挑土很近，干一天活除大米饭管饱外，还有几块钱赚。想去的赶紧报名。”宋工头哄骗着看热闹的人群。

这么一说，有三十多个青年报了名，秋庭也是其中一个。

几天后，秋庭和一大群农民被宋工头带到火车站，上了闷罐车箱，来到广西侧岭。

侧岭是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工地就是一截截残缺不全的土堤，土堤两边坑坑洼洼。工棚不如牛马栏，三十多人挤在一个茅草棚里，两人共睡一张破草席。每天天未亮就起床挖土、挑土，日落才收工，吃的却是污坑水煮的半生不熟的霉米饭。

这样熬煎了一个月，大伙眼睁睁地盼望发工钱。几个领头人找工头一算帐，那知道不仅没工钱可发，反而欠帐哩！这是咋搞的？原来工钱本来就低，经过大小包工头层层盘剥，所剩无几，再扣掉来时的车费、工具费、工棚费、生活费……这么七扣八算，反而挂了帐！又过了一个月，依然不见工钱的影子。为了挣点零用钱，大伙只好在夜间拖着疲乏的身子去附近的另一工地“挑筹”土(注)，拼死拼活干一夜也只挣几毛钱。

注：“挑筹”土就是挑一担土监工给一小竹签，以计算工钱。

猪狗一样的生活，泥土一般的被践踏，很多人被折磨得瘦弱不堪。有的患疟疾、拉痢，得不到医治死了；有的不堪折磨，偷偷跑了……。短短三个月，秋庭村里来的三十多人死了十几个，有一天竟死了四个。秋庭感到再不能呆下去了，便同伙伴们商量逃跑的计策。一天深夜，秋庭和几个同村人溜出工地，跑到火车站附近的山沟里躲着。天刚朦朦亮，一列火车开来，他们便溜进车站爬上火车，几经周折才到家。

经受了家乡的饥荒，又在铁路上受尽折磨，秋庭苦笑着对双亲说：“桐油桶还得装桐油，挖煤人还得去挖煤罗！”他又回到杨梅山煤矿。

挨抓了亲人遭殃

由于秋庭年轻力壮，又从老矿工陈发明手里学到了各种挖煤门道，因而渐渐过惯了矿工生涯。他克勤克俭，有点积余就往家里送，替双亲分担点家庭生活的重担。

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阀到处抓壮丁，打内战，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尤其抓壮丁，更使青壮年惶惶不安。很多人日走深山，夜宿老林，躲避抓丁。秋庭的名字也被列入朱亭镇壮丁花名册。一年之内，他挨三次抓丁。

一九三二年，十九岁的秋庭接到一封家信。信里说他被“抽中”壮丁，叫他不要回家乡。

几个月后，他回家乡看动静。保长闻讯带乡警来抓他。幸好母亲听到点风声，他才能避开魔爪，逃回矿山。

又过了几个月，秋庭以为兵祸已过，又带点钱回家乡来。这回被抓去了。在乡警押送途中，他假装解手，溜走回家，然后又奔回矿山。

第二年，秋庭听说母亲生病，家里没米下锅，就捎点吃的回家。可是，狡猾的保长却在半夜里带乡警来抓壮丁。秋庭听到狗吠声，正要开门逃跑，突然一群乡警象饿狼似的向他扑来，用五花大绑捆住他，押到乡公所关起来。

久经苦难生活的磨炼，使秋庭变得很倔强。他心里想，狼窝里的羊，早晚挨吃掉；坐着等死不如冒险闯出去。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壮丁们得松绑放出来吃饭。秋庭暗暗瞅了瞅乡公所四周，发现屋后伙房通后花园的门敞开着，花园围墙外不远处是一片山林。他顿时心里一动，脑际闪现出一线希望。瞅准一个没人注意的时机，他佯作进伙房找水喝，一闪身出了伙房，一个箭步纵身攀越围墙，快步跑进山林里。一直跑了大半天，到离家乡较远的贯亭火车站附近的山林里躲着。黄昏时，一列客车进站，他才爬上火车，逃回矿山。他以为壮丁祸闯过去了，哪知乡公所发现秋庭逃跑，就派乡丁到他家里抓走他的父亲。

挑着一家生活担子的父亲被抓走后，全家老少哭哭啼啼，锅里空空，泪水充饥。秋庭母亲被逼跑了儿子，又抓走丈夫，极度悲愤而引起流产，流血不止。父亲被关押五天后放出来

时，已经遍体鳞伤，只能卧床养伤，干不了活。母亲由于得不到适当诊治，卧病数月就含恨离开了人间。不久，祖母又饿死在乞讨途中，……。一个月里，被逼死两个亲人，这是什么世道啊！

不 愿 做 亡 国 奴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民族工业大受摧残，杨梅山煤矿也收了摊。秋庭便跑到花市煤矿找活干。没几天花市煤矿也停办。眼见各煤矿相继关门，秋庭只好回家乡忍饥挨饿了。

后来，湖南沦陷，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我国煤炭资源来维持他们的侵略战争，派人来开挖花市煤矿。被生活逼得无路可走的秋庭又去找活干。可是，才干了两天，日本人的几个耳光就把他打回老家。

原来是这样，秋庭第一天上班，干的活是下井手摇龙骨车，排除井下积水。日本监工象游魂一样监督着，歇一歇气就被鞭打。可是，吃的却是霉米饭拌生盐捏成的黄褐色饭粑粑，又脏又难闻，难吞得下。第二天，还是这种脏饭粑粑。秋庭再也压抑不住一肚子怒气，看了看对着脏饭粑粑发愁的伙伴们，怒冲冲地说：“这样脏的饭，叫人咋吃？”这话，让一个光头尖鼻子，满脸肉疙瘩的日本监工听见了，就走过来恶狠狠地打了秋庭几巴掌，嘴里还叽哩咕噜地嚎叫。

秋庭心想：这实在欺人太甚，亡国奴的气咋受得了呵？！

他逃了回来。在家乡沦陷的两年里，秋庭呆在家乡，靠打柴换点红薯、杂粮，掺糠搭菜，过着困苦日子。

矿工灾祸多

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秋庭喜滋滋地到花市煤矿当矿工。然而，他似盆火一样的喜兴心情，很快就被资本家和包工头的种种压榨浇灭了。

花市煤矿是个小资本家开办的小煤窑，劳动条件差，伤亡事故层出不穷，工钱又少，勉强只够本人的饭菜钱。秋庭整年劳累，省吃俭用，还没有能力成个家。直到一九四五年，他已经三十二岁，才讨了个要饭的少女。“家”是成了，妻子依然丢不掉讨饭篮，因为养不起她啊！

不久，他听说百里外的湘江煤矿规模大，工钱高，便带着妻子到那里干活。本来按照规定的工钱是勉强够养活妻子的。可是，资本家不按时发工钱，却把工钱拿去放高利贷。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搜刮民脂民膏，滥发纸币，物价一日三涨，每当矿工拿到工钱时，各商行又猛抬物价。这样，再加上资本家拖欠工资，有时一个月的工钱只能买到几斤米。那时，各商行还自行出“票子”，当作货币在市场上流通，然后他们又以“银根吃紧，周转不灵”等等为借口宣布“倒闭”，这样就把矿工用血汗换来的“票子”完全吃掉了。这日子叫矿工咋过得下去呀。为了生存，要斗争！矿工们团结

起来反对发“票子”，要求发米。资本家见群情激愤，只好同意发米，但又在数量上卡矿工，以数量未商定为借口半年不发工钱。大伙罢工抗议。秋庭积极参加罢工，四出串连鼓动，说服认识不清的伙伴，坚持到底。资本家见矿工心齐，不得不让步。这一胜利告诉矿工一个真理：有压迫就得斗争，只有斗争才能求得解放。此后，又闹了几次罢工。

可是，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里，矿工的灾祸多得象天上星星，穷人的泪水如湘江水流不尽。那时的湘江煤矿虽说是美国人和国民党官僚合办的大矿山，但各种自然灾害和伤亡事故并不比小煤窑少，而且还增加了象恶龙猛兽似的透水大事故。透水，都有预兆可见，可资本家和工头却不顾矿工死活，出现了透水征候也硬叫再挖，结果捅通了积水极多的老巷，巨大的水柱突然从老巷咆哮着喷射出来，淹没了正在开挖的矿井巷道，吞噬了一批批矿工的生命。秋庭有一次差点死于这种事故之中。

在旧矿山里，自然灾害固然可怕，但国民党保安队、工头、恶霸的横行霸道更使矿工得不到安生。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农历），一队国民党保安队抄了秋庭的家，又围住井口追捕他。伙伴们劝他说：“别出井，在井里躲几天，好汉不吃眼前亏！”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没做亏心事，不偷又不骗，做工吃饭有什么罪？不怕！”

“你叫什么名字？”当秋庭昂首挺胸上井口时，一个姓周的伪保安队长气势汹汹地对他发问。

“我叫谢秋。”秋庭回答说（他原名叫谢秋）。

“不许动！带走！”队长吼叫一声，一群爪牙扑上去就绳捆索绑，拳打脚踢，把秋庭押走。

“你当过土匪，私藏两支手枪，快交出枪枝，供出同伙，不然，尝点厉害！”队长审问道。

“我没得拿过手枪，也没得当过什么土匪，……”不容秋庭申辩，伪保安队长便挥手叫众打手用刑。

他们用麻绳扎紧秋庭两只拇指吊起来打。然后，又把他的手指夹在下端插入泥地的竹片里。十指连心，秋庭痛得昏过去了，又被冷水泼醒。被折磨了五天，才出了狱。回到家里，妻子不见了。原来这突然飞来的横祸，是一个姓文的国民党稽查，为了霸占秋庭的妻子而买通伪保安队谋划的。丢了妻子又挨打重伤，几个月干不了活，只得靠借钱养息身子。矿井深有底，矿工苦无边啊！在这地狱般的矿山里，秋庭的冤向谁去诉呢？！

在一九四八年初夏的一天，他和几个伙伴在风巷里歇口气，被肥头大耳的许监工发现。秋庭和小李来不及躲开，这监工就对他们两人拳打脚踢，鞭子抽。当时秋庭旧伤未愈，又挨这一顿毒打，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怒火满胸膛，便狠狠朝这监工腹部用力飞出一拳。监工往后一个趔趄，抱着肚子，他们两人再上前把这监工狠揍了一顿，然后跑出矿山，躲进密林。许监工挨打，这还得了？！于是一队矿警在矿山周围搜索追捕，结果，扑了个空。不久，秋庭和小李跑到花市煤矿

去找活干了。可是，个个资本家都是黑心肠，处处矿工都是受压迫。解放前，秋庭下过十几个煤窑，都是一样受压受气，在死亡线上挣扎着。

一九四九年四月，湘江煤矿的把头监工风闻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下，都惊恐万状，纷纷溜跑。秋庭却勇气倍增，把名字（谢秋）改为谢秋庭，又回湘江煤矿做工。那时，他多盼望那暗无天日的矿山见太阳啊！

盼来红日照大地

拨开乌云见太阳，矿工翻身解放的日子终于盼来了。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农历），毛主席、共产党派来五个身穿蓝制服的干部接管湘江煤矿。几天后召开职工大会，军代表在会上说：“现在湘江煤矿是人民的矿山，矿工是矿山的主人，……”不久，又派解放军来包围伪矿警，镇压封建把头、特务，保卫矿山。从此，五星红旗在湘江煤矿上空迎风飘扬，矿工个个扬眉吐气。

没多久，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给矿工发劳动保护用品，有棉衣、棉裤、棉被、工作服、水靴、矿帽等。矿工们接到这些东西，都喜泪盈眶，万分激动。大家都舍不得用，许多人把工作服挂起来当纪念品。看呀看，秋庭看着这些东西，心里就热乎乎的，万分感谢毛主席、共产党对矿工的关怀！解放前，他当矿工二十多年，从来没得用过矿帽、工作服和

水靴之类东西，更谈不上有棉衣和被褥了。上井用一块布遮下身，靠稻草、麻包、烂被子取暖；下井干活时就用遮身布扎在头上当“安全”帽。如今，党和政府要医治战争创伤，经济上困难不少，还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煤矿工人，这怎么不使他和矿工们深受感动和教育呢？

更使秋庭感动的是，党和政府对煤矿安全生产的高度重视。接管矿山后立即采取加强井巷支护、通风、瓦斯检查等等安全措施，还组织矿工讨论、制订确保煤矿安全生产的《规程》，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地位。解放初，一个工人不慎触电死亡，军代表、矿长和全矿职工都参加追悼大会。全矿讨论血的教训。秋庭看着这抬花圈送葬的滚滚人流，想起解放前一批批阶级兄弟惨死井下的情景，顿时眼眶滚出激动的泪珠，从心里发出一句话来：“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这样珍惜我们矿工的生命啊！”

一桩又一桩改善矿工生活，关怀矿工疾苦，提高矿工政治地位的动人事情不断涌现，使秋庭从亲身的经历，切身的感受中，逐渐理解了“解放”和“矿工是矿山的主人”这些话的含义。

当家做主人

解放后，秋庭斗把头，搞生产，处处走在前头。一九五〇年初，秋庭被大伙选为生产组长。他把全组十八个人团结

得象一个人，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多次得到表扬和奖励。

党的培养教育如同阳光雨露促使他茁壮成长。让他参加各种训练班，进业余学校学习，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技术水平。

一九五二年，谢秋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懂得了多产煤不光是为了报答共产党的恩情，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理想——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从此，他感到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同年，他当班长，带领一百多人干活。隔年，被提拔为技术员，还兼采区区长。这时，他感到为难了。心想：斗大的字不识几箩，图纸看不懂，怎能管好几百人的生产技术问题呢？他去找党委书记谈思想问题。

“我是个大老粗，没文化，看不懂图纸、报表，不懂批条子，当不了技术员和区长，还是让我当个工人吧！”秋庭恳切地向党委书记请求说。

“我也是个大老粗，文化也不比你高多少，革命需要我挑这重担，我就学着挑。我不挑，你也不挑，让有文化的资本家、把头、监工再来当家行吗？咱们要挺直腰杆，克服没文化的困难，管理好矿山，为工人阶级争口气啊！”党委书记耐心地教育他，鼓励他。

领导的话给他增添了勇气和力量。他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和希望，勇挑革命重担，勤奋学习，他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提高很快，不久又当上了技术主任。

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秋庭于一九五四年被调到河

南省焦作矿务局工作。他除了继续从事技术工作外，还到技工培训班讲授建井操作技术。一九五八年，他被调到广西，参加建设祖国南疆新矿区——东罗煤矿。

在新矿区的建设中，他得到了更多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党和人民又给他很高的荣誉和极大的信任，一九五九年任命他为工程师，多次评选他为先进工作者。

昔日的讨饭娃、“煤黑子”，今日作了国家的主人，成了工程师。这变化是多么巨大呵！他把这变化看成是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关怀，把党和人民给他的荣誉和信任，当作鼓励和鞭策，更加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地工作。

东罗矿区地处祖国南疆十万大山西北麓的丘陵山区，地质条件很复杂，素有“四多一大”——断层多、溶洞多、地鼓多、泥石多、地下涌水大之称。地下开采比较困难，曾被帝国主义专家断定为“无煤”和“无开采价值”的地带。

十几年来，谢秋庭在毛主席关于“开发矿业”的教导鼓舞下，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战胜复杂的地质条件给煤炭生产带来的种种困难。他同广大矿工和技术人员一起，走遍矿区周围的山岭沟壑，调查研究东罗煤田的水文地质情况，深入矿井和采掘现场观察分析，反复实践总结，逐步掌握了矿区煤层地质的变化规律，解决了煤炭生产建设中碰到的重大技术难题，积累了矿井巷道过溶洞、碰断层、穿流砂层、堵地下水等丰富经验。不论矿里或矿外一些单位发生这类技术难

题，都往往请他去解决。

一次，一个矿井在开拓一条主要运输巷道时遇到大溶洞发生大冒顶，石头夹着泥浆从洞顶断断续续崩塌下来，洞顶越来越高，人在下面施工很危险，眼看只好拐弯绕道。秋庭心想：运输大巷拐弯，既影响工程质量，又将延长工期，并多花上万元投资，这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他便遵照毛主席关于“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的方法才能解决”的教导，深入调查研究，发现该矿井巷道顶板岩石破碎、土质松软、湿度大、离地面较近等特点，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个既经济又合理的直过溶洞方案，并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参加战斗，指挥战斗。他灵活地运用了过去在湖南、河南等地用过的“打标签”（注）抗崩塌的方法。外地的“标签”只有一至二米长，他却根据东罗地质特点使用三至五米长的“标签”。那时，他虽年近六旬，仍然生气勃勃地带领大伙清泥浆、战险石、“打标签”、立顶柱、穿长梁，然后用片石混凝土砌筑拱形隧道。终于制服了崩塌，穿过了大溶洞。由于他多次成功地解决了这类矿井建设上的技术难题，矿工们尊称他为“治冒顶专家”、“治塌方专家”……。

随着各种技术难题的胜利解决，矿山生产建设迅猛发展。十四年来，谢秋庭同东罗煤矿广大职工一起，坚决执行毛主席

注：“打标签”即是在洞壁上打横式木桩。

的革命路线，在荆棘丛生、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上，多快好省地建起了一个已经拥有六千职工、八对矿井的欣欣向荣的新矿区。宣告了帝国主义专家所谓“桂南无煤”、“丘陵山区煤田无开采价值”等谬论的彻底破产，为扭转北煤南运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近几年来，他更加认真看书学习，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他除了尽力做好矿里的工作，带出一批批熟练技术工人之外，还经常不辞劳苦，支援矿外单位。曾到过那龙煤矿等三个兄弟矿山协助处理矿井巷道遇流砂层、冒顶等重大技术难题，还三次到农村水利工地协助处理水库隧道塌方问题，得到了群众的赞扬。

有了幸福的家庭

千年松柏树有根，万里江河水有源。谢秋庭，这个老矿工出身的工程师，泡在血泪里熬过三十六个严冬，如今又沐浴在阳光下生活了二十四个月。每当秋庭忆苦思甜时总爱说：“过去咱们矿工吃尽苦胆泡黄连，苦上加苦，现在日子象甜糕蘸蜜糖那样甜。”真的。解放时，他已经三十六岁，还是个吃不饱穿不暖的独身汉。解放后，他结了婚，家庭经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现在已有三个男孩、三个女孩，一家八口过着美好幸福的日子。大儿子和两个女儿在矿区里当机电技术工人，二儿子上大学，其余两个小孩都在矿工子弟学

校读书。在苦水里泡大的几个弟妹也都有了幸福的家庭。

饮水思源。秋庭深深感到，千歌万曲唱不完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千言万语表不尽矿工对毛主席、共产党的热爱。他已经六十岁了，依然精力充沛，朝气蓬勃，感到在新社会里越活越年轻。他决心继续努力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东罗矿务局革委会宣传小组整理

青龙山下一家人

——凌云县仓洋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真云的家史

遭 遇

一九三二年六月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在桂西凌云县的青龙山下陇棚洞的半山坡上，有一家从贵州逃难而来六代打长工的独户人家。那间矮小的茅房里，一个中年人往三块石头架起的火灶添柴火，为填满肚皮在熬苦菜汤。他双眉紧锁，愁容满面，心情沉重地默不作声。虽然只有四十来岁，却被生活折磨得那样苍老了。一个干瘪得可怜的女孩子，两只眼睛老盯着滚翻的苦菜汤。老奶奶心情焦急地守在门口，向外张望着，倾听着外面的动静……。老爷爷躺在火塘边乱茸茸的草窝床里，蜷缩着身子，叹气道：“唉！这是什么世道呵，眼看产期到了，还带着双身子去打工……。”过了一会，又自言自语道：“眼下又添一口吃饭的嘴了，不迟不早刚在青黄不接的骨节眼上，如何过日子啊！”

这一家人中，那满脸愁云的中年人叫李国林，那小的是

他的女孩子，两个老人是他的双亲。

全家人都焦急地等着他的妻子回来吃夜饭——苦菜汤。夜深了，人还没有回来。急得李国林连苦菜汤也没有喝一口，马上披上蓑衣，戴上斗笠，拄了拐杖出门去找妻子。

那一天，李国林的妻子快分娩了，为了糊口，还去给地主打工。天黑时分，她向地主领取几小碗苞米糠的“工钱”。想起女儿几天没有一颗米进肚子了，就摸黑往家赶路。经过一天的劳累，路上又被大雨一淋，渐渐地感到身子不舒服，腰酸腿软，肚子阵阵绞痛。在闪电光中，发现路旁有一个牛棚，她便慢慢进去歇歇气。不多久，生下了一个婴儿——李真云就这样在大风雨中降生了。

黑夜中，一路上李国林一边走，心里一边盘算着：租种的那半亩岩颧地和屋基地，总共两百多斤粮的租子怎么还？老爷爷的话“又添一口吃饭的嘴了”，又在他脑子里转着。眼下如何过，今冬又怎么熬？……他心慌意乱，眼前一片漆黑。

“哇！哇！”牛棚子里传来了婴儿的哭声，接着是几声呻吟。这突如其来的声音，象针一样扎进他的耳朵，李国林象是被雷电击中一样，呆呆地站着。从“哇——哇”的婴儿哭声和呻吟声里，他知道是他的妻子分娩了。他赶忙进牛棚里，扶起了全身冰冷的妻子，又脱下身上的衣服把儿子包好，紧紧地抱在怀里。

这已经是第五胎了，前头生过三个男的都因为穷得揭不开锅，有病无钱医治，连病带饿而死了。为了养活儿子，李

国林不知伤了多少心，流过多少泪啊。如今，年纪大了，得了个“晚仔”，做父母的心情应该是多么欢喜！可是，李国林却是那样心事沉重……

夜更深了，风还在怒吼，大雨下个不停。母亲接过婴儿，抱在怀里，亲着婴儿的脸说：“唉，小五呀，你出世真不是时候啊！三个哥哥，娘都没有办法养活，……你投错娘胎了……”李国林听到这里，心里十分难过。他横下一条心，就是累死累活也要把孩子拉扯长大。后来，向地主万永乐借了三十块光洋。从此，又欠下了一笔阎王债。

李家田无一丘，地无一角，祖祖辈辈一天不打工，一天就糊不上口，怎能还得起这笔阎王债？秋去冬来，年关又近眼前了，这时，催租逼债的象走马灯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地登上门来。腊月二十三是过小年，李国林一清早就进山砍木烧炭，准备攒钱还债。这天，地主来追债见人不在，就把猪捉走了。另一个地主来迟了，见猪没有了，便把母鸡也抓走了，还里里外外搜个遍，捞不到什么东西，最后，还狠狠的把爷爷、奶奶骂了一顿才走开。

李国林拼死拼活地干还是还不清这个债那个债，却被折磨得成了痲病，没有钱治，吐血不止。地主又上门追租子了，说是三天内交不起租就别想种他的地，住他的山场了。李国林被逼得没法子，就硬撑着起来，上山去砍柴，卖柴还债。真云的母亲看到他病成那个样子，就劝说：“你不能去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一家老小就没法活了。”他父亲说：“赖

着命做，还不是这个世道逼的吗？”说完，就带着病冒雨进山去砍柴。天黑了，人还不见回来，真云的母亲心里捏着一把汗，抱着李真云，拉着他姐姐到门口等着。等呀，等呀，夜深了，只见他父亲摇摇晃晃地回来了，一踏进家门，就一头栽倒在地上。接着一连吐了几大口血，昏了过去。真云的母亲急得边哭边喊，过了好久，他父亲才醒过来，对他母亲说：“我不行了，你要带养好小五，长大后告诉他，他爹是被地主逼死的，一定要报这个仇啊！”说完就含恨死去了。

从此，一家五口人生活的担子全部落在她母亲一个人的身上。就这么一个寡妇拉扯养着一家老小，谁不可怜？可是那贪婪无厌的地主，不顾穷人死活，胡说什么：“夫死不能从己，寡妇要改嫁”。改嫁是假，把李真云的母亲卖掉顶债是真。一天，地主领着一帮狗腿子闯进了小茅房。二话不说，就抓他母亲走。他姐姐紧紧地拖住母亲的腿不放。大声地啼哭：“妈呀，你不能离开我们呀！”他母亲也紧紧地抱住刚两岁的李真云。爷爷、奶奶气极了，上前指着那帮家伙大骂：“你们这群丧尽天良的狗杂种，逼死了我儿子，又抢我媳妇，你们喝穷人的血，又要吃穷人的肉，反正活不成了，我跟你们拼了！”那群狗腿子一听，象恶狼一样地猛扑过来，一阵拳打脚踢，把爷爷打昏在地，奶奶也被打得不能动弹。狗腿子把李真云从他母亲怀里抢出来摔在地上，强拉硬逼，硬是把他母亲抢走了。

李真云家里没有了父母亲，也没有了租种的地了。剩下

一家四口，老的老，小的小，生活更惨了。爷爷和奶奶为了养活他们姐弟两人，起早贪黑上山挖野薯，摘野菜充饥。

有一年，遇上灾荒，连野菜也长不起来，穷人的日子更难过了。年老体弱的爷爷、奶奶，连饿带病，一倒在床就起不来了。眼见得一家人就要活活的饿死，这时候，爷爷不得不将他姐姐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又托人叫已出嫁的姑妈来把李真云接去抚养。临走的那天，爷爷抚摸着他说：“小五呀，你快快长大吧，长大以后一定要为穷人出这口冤气。”爷爷的话在李真云幼小的灵魂深处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李真云和他姐姐离开家后，爷爷、奶奶老病在身，无人照顾，不久，便含恨死去了。

孤 儿

从此，李真云成了孤儿，寄养在姑丈家里。可是，生活还没有安稳，国民党反动派又把他的姑父抓去当兵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兵营里，他姑父时常惦念着李真云。日夜想着：小五是李家剩下的一根独苗，要是小五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对得起惨死在黄泉下的岳父、母和小五的父亲啊！这仇恨怎样得报呀！他姑父毅然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难万险，好不容易逃回到家。可是国民党反动派知道他姑父逃回家后，又要来抓。逼得没有办法，姑父只好躲进深山。后来，得了重病，惨死在深山老林里。姑父一死，他们就象浪里浮

萍，无依无靠，生活更困难了。可是，村里狼心狗肺的地主、保长为了谋财夺地，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也干得出来。他们趁火打劫，硬说姑父欠他们的债，强行把他姑妈绑架走，敲去了一笔卖身钱，又霸占了姑妈家的两亩山地，抬走了一头猪，一把火烧了姑妈家的破草房。

灾难降临的那一天早上，姑妈还象往常一样嘱咐小五上山打猪菜、早点回来吃早饭。真云是苦根里生，泪水中长的孩子，人很勤快，他采满了一小背篓猪菜后，就高高兴兴的回家；到了家里一看，噢，姑妈不见了，猪没有了，破草房也烧成了一堆灰烬。他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心里火辣辣的满山遍野地跑着找姑妈。边哭边喊：“姑妈呀，你在哪里呀！”从早上哭呀，喊呀，喉干舌燥了，可是啊，没有一点回音。天黑了，又怕老虎，就不敢哭了，找到一个大树洞赶忙钻进去躲起来，尽管又饿又困，可是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刚一麻亮，就从树洞里爬出来找姑妈去。走了半天，来到了大河边，他就顺着河岸一路找，一路哭。河水啊，也有干涸期，可是穷人的眼泪不知道流到什么时候啊！后来，走到了一个水碾棚子，姑妈听到是小五的哭声，就从窗口里叫着：“小五，姑妈在这里呀！”李真云喜出望外，边走边对姑妈说：“姑妈，我找你一天多了，你为什么把房子烧了，我们回去住什么地方哟！”他姑妈一听，更似万箭穿心，边哭边对他说：“小五呀，姑妈不能带养你了。”他冲进棚子里时，看见几个恶棍守着姑妈，他不顾这一切，上前就一头扎在

姑妈怀里，顿首顿脚地哭。那几个恶棍见李真云哭哭啼啼，就大声吓唬道：“不准哭，再哭就丢下河去喂鱼！”那时已是冬天了，天气很冷，他身上只穿着几件破烂的单衣，冷得嘴唇发黑，姑妈心疼得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泣不成声地对他说：“小五呀，不是姑妈忍心丢开你，我们不能都死在一块，找你姐姐去吧。”接着指了方向叫他快走。真是旧仇未报，新恨又添。那时候他真恨不得三拳两脚把那些恶棍打翻下河，救出姑妈来。可是，他还年幼力小，只好把千仇万恨紧记在心头，悲愤地离开了姑妈。走了半天，前面又被一条河拦住了去路。望着奔腾的河水，他头晕目眩；过了一会，才想起自己已经一天多没有吃饭了。正在危难的时候，河边有一个牧牛老人，看到他冷得直打哆嗦，实在可怜，就背他过河，到自己家里去烤火取暖，又给他吃了饭。老人问起情由，李真云就讲起父亲、爷爷、奶奶的遭遇，妈妈、姑妈又如何被人强迫卖掉、眼下要去找姐姐逃生，从头直说了一遍。老人家也为他的遭遇感到十分悲愤，找了一个烂口袋，给他包扎在身上，送出村边，给他指路。那时候，在李真云幼小的心灵里逐渐地开始认识到世界上有黑心的地主，可也有好心的穷人啊！

告别了善心的老人后，依靠穷兄弟们的帮助，走了三天，才找到了姐姐家，可是姐姐家也是穷得揭不开锅，养活不了他，姐姐只好带他去找失散了七年的母亲。母子相逢，诉说离情别恨，大家痛哭一场。后父的家境贫寒，几个异姓兄弟

也因生活所迫逃荒去了。在后父家只住了一段时间，没有办法，母亲为了找到一条生存下去的路子，托熟人带他到百色县去做小长工。分手那天，满眼泪水地对他说：“小五呀，你是妈身上生下来的一块肉，要是妈能养活你，就是喝清水也是甜的，可是没有办法啊！你去吧！”从此，李真云开始了长工的苦难生涯。

长 工

李真云那时刚九岁，就被逼到百色县汪甸为一个地主打长工。每天给他看六匹马和九头牛。地主对他管得很严，天未亮就赶他起床，割完三担马草才能吃早饭。说吃饭，也只是捞到一点残汤剩饭，往往填不饱肚子。一放饭碗又被撵去放牛看马，晚上回来又要铡马草，舂米、刷锅洗碗，喂猪喂牛，从早忙到黑，杂七杂八的活路做完已是大半夜了。白天太阳晒，晚上蚊虫叮，吃不饱，睡不好，由于劳累过度，李真云一天比一天瘦弱了。那地主是兼贩牛卖马的，新买来的牛不合群。一天不留神走散了一头牛。晚上赶牛回家，地主见少了一头牛，不问情由，一下子就把李真云按倒在地，毒打一顿，连饭也不给吃，又逼他连夜去找牛。那天晚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风猛刮，一声声炸雷不住地响，瓢泼大雨下个不停。他摸黑爬过一山又一山，走过一梁又一梁，还是找不到牛。李真云又冷又饿，又累又困，再也没力气抬腿走

了，就在山坡上的一个草堆里过了夜。后来，在穷兄弟们帮助下找到了牛，才免了一场灾难。那一年，听说日本鬼子要进攻百色，地主老财慌了手脚，搬家逃跑了，工钱也不给，李真云白白扛了一年活，空着双手，沿途讨饭走了三天，才回到后父家。他母亲通过李家族中的关系，又将他送回仓洋，在地主李延开家里做长工。那年日本鬼子打到了广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些军阀向凌云山区撤退，地主李延开赶紧强迫长工给他在晚上疏散家财，把粮食运往高山岩洞去藏起来。一晚，李真云背着六十多斤粮食上山，不慎踢着一块石头，摔了一跤，把脚指也踢破了，散落的粮食没拣完，第二天被李延开的小老婆陈卯秀发现了，又是一顿毒打。这一年，李真云患了打摆子病，半年多得不到治疗和调养，瘦得皮包骨，头发差不多都落完了，地主还是逼着他去干重活。有一天，地主李延开为了给他的祖宗树碑立传，硬逼着李真云同长工们去抬石碑。一块大石碑足有三百多斤重，抬在肩上，压得冷汗直淌，眼冒火星。到了中午，又渴又累，为了解渴充饥，李真云就在地里拔了一个萝卜，萝卜还没送到嘴边，被地主李延开看见了，说是李真云带头偷吃东西，犯了他的家规，大骂一顿，还要李真云下跪认罪。李真云说：“我没有罪，萝卜是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难道自己种的东西吃一点都不行吗？”李延开见当众顶了他，就扑过来对准李真云的心窝拳打脚踢，当场打昏在地。池中莲藕根连根，苦瓜生来一条藤。老长工王叔把他扶回长工屋，又找来草药为他治疗，

每天瞒着地主的眼睛为他送水送饭。一天，王叔要了一碗稀饭，被地主婆陈卯秀见了，就一手夺过去，倒给猪吃。狗地主婆就是这样心肠狠毒！

李真云被地主折磨得不象一个人样，就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鬼门关，跑去姐姐家躲。那一天，走近姐姐家时，姐姐在山坡上拾柴，远远望见一个走路晃来晃去的人，有点象她的弟弟，就喊道：“路上走的是不是我的老弟呀？”李真云听到是他姐姐的声音，一则悲伤，二则被打后有气无力，喉咙象被什么东西梗塞了，好久答不出话，直愣愣地站着，望着姐姐；姐姐又喊了好几道，他才挤出几句：“是的，我是小五！姐姐你不认识我了吗？”他姐姐急忙跑下山来，看到弟弟被折磨得满身是伤痕，心疼地把他搂在怀里，眼泪扑答扑答地落在他的脸上。可是姐姐家还是养活不起他，只好又托人帮他找活干。就这样，他又进入了地主兰定芝的黑大门。

天下乌鸦一般黑，四方地主尽吃人。兰定芝这人当伪乡团副，外号叫兰霸天。常年逼长工给他干活，年底就借故把长工解雇了。李真云扛了一年活，年关将近了，和他一起的长工田超，要同地主结算工钱回去买粮养活一家人，兰霸天反咬一口说田超欠他的帐。他们上工时在地里议论兰霸天的心地狠毒的话，结果被地主家的狗腿子听到后，就把他俩捆起来拷打。后来，田超被押去当兵，李真云天天被迫干牛马般的苦力工。年三十晚那天，地主杀猪过年，李真云还被逼去犁地。他人小又是初学掌犁，牛不听使唤，碰断了犁头。

回到地主家，地主婆见了，不问情由，随手将饭铲“拍”的
一下打过来，把李真云的眼皮削去了一块，李真云忙用手捂
住伤口，鲜血从手指缝里直流。挨打还不了事，过后地主义
借口说：“大年三十晚，打烂东西，先兆不吉。”一脚把李真
云踢出了门外，还将他穿的一件衣服剥去“抵债”。李真云
光着身子出了兰家门后，半夜就下了大雪，到处流浪讨饭过
日子。在黑暗的旧社会里，天再高，穷人伸不了腰；地再大，
穷人没个落脚处啊！

再说，李真云逃离了地主李延开家后，李延开心想，请
一个长工吃饭多，划来算去，还是象李真云这样的小长工合
算，于是，就千方百计想把他抓回来。并放出空气说：李真云
是他族中人，谁个收留了，就找谁要工钱。一天，李真云的
母亲进城赶圩，被地主李延开见了，就把他母亲扣了。以莫
须有的罪名，说李真云欠了什么人头税，硬要找他母亲要人。
在李延开的威逼下，李真云又进了这人间地狱。

地主恶霸李延开的毒辣呀，好似青竹蛇儿口，马蜂尾上
针。人们都说他是“活阎王”。有一个长工叫王叔，从河南
逃难来的，给他打了整整十一年长工，这一回李真云二进这
家虎口时，王叔已被折磨得患了浮肿病。李真云以往得到王
叔的搭救，他们患难中相依为命，看到王叔这样凄苦，也经
常同长工们关照他，瞒着地主的眼睛，要些剩饭给王叔吃。
有一次，李真云刚好要了一碗稀饭跨出门口，被地主婆见了，
一掌把李真云拿的那碗稀饭打翻落地，李真云忍不住气随口

说：“难道让王叔活活饿死吗？”这么一说，更加惹火了地主婆，她大骂说：“你们这帮穷鬼简直要造反翻天了，我要打死你这个贱骨头。”说着拿起棍子朝李真云劈头盖脑地打来。李真云满腔仇恨再也憋不住了，一下就把棍子抓住不放，地主婆犹如油锅里滴水，火坑里撒盐一样炸开了，猛力一扯，棍子就从李真云的手上扯脱了，一屁股坐在地上。这时地主婆耍起死狗来，乱喊乱吠：“救命呀，李小五要杀人了！”地主李延开闻声赶来，棍子就象雨点般打在李真云的身上，打得遍体鳞伤，还逼李真云马上去做活路。随后，地主婆气冲冲的冲进长工屋，指着王叔大骂：“我没米养你这个病鬼，快滚出去，不要死在我家，败坏我家门面！”王叔病在床上知道真云为给他送饭被毒打，自己忍不住这口气，便说：“我给你家扛了十一年活，累死累活养了你们，现在我病了，你们不但不给我治病，连饭也不给我吃，你们这种黑心肠绝不会有好结果！”这么一说，又使王叔平白无故遭了一顿毒打。他忍受不了，只好爬着离开长工屋，倒在一条干水沟里，再也爬不起来了。晚上李真云同工友们收工回来找不见王叔，就到处寻找。最后找到了王叔，只见他双目紧闭，脸色苍白，已经快断气了。李真云抱起王叔又是哭又是喊。好久，王叔才慢慢睁开眼睛，颤动着嘴唇，怀着深仇大恨对工友们说：“穷哥们，保重呀！我……我是被折磨……死的，要……报仇啊！”说完就离开了人间。李真云看到难友活活地被地主折磨死去，悲愤地痛哭了一场。他和工友们擦干了眼泪，去向地主要求

料理王叔的后事，地主连一张烂草席也不给，还大骂说：

“死了喂狗，不准埋在我的地里。谁要是埋在我的地上，我就把他一起活埋掉！”李真云和长工们没办法，只好同穷乡亲们找来了一张草帘把王叔抬到一个石缝里安放好，就算把难友安葬了。

阶级仇，血泪恨，象燎原烈火在长工们胸中燃烧。为什么富人不劳动，粮食堆满仓？为什么穷人累断筋骨家无隔夜粮？为什么富人那样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为什么穷人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伸？从此，他们用种种的形式同地主斗。李真云给地主看田水，他旱天就把水往穷人的田里灌；雨天却把水灌得满满的。给地主干活，消极怠工，使当犁不能犁，当收不能收。长工们逐渐地在斗争中增长了才智，找到整治地主的办法。李真云渴望着能有一天砸烂这吃人的黑暗旧社会，打倒那万恶的地主阶级，让劳动人民过着美好的日子。

成 长

巍峨的青龙山啊，再高也有顶；沉沉的黑夜再漫长终于熬到了黎明。东方红，太阳升。一九四九年冬天，一声春雷震天响，砸碎了千年的铁锁链，奴隶翻身得解放。美好的日子来到人间，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了亲人解放军，青龙山区解放了。

千年仇要报，万年冤要伸！李真云恨透了万恶的旧社会，

恨透了地主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正当李真云获得了新生，开始扬眉吐气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不甘心失败，又在青龙山区纠集了土匪反动武装，妄图夺回失去的“天堂”。一九五〇年，李真云参加了民兵组织，配合人民解放军进山剿匪。在几次战斗中，他单身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出色地完成了送信任务，为全歼土匪立了战功。一九五一年在土改斗争中，贫下中农选他担任农会主席。在土改工作队同志的帮助下，他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帮助工作干部发动群众，组织贫下中农开展对敌斗争；积极带领群众斗倒了地主，分田分地，报了仇，雪了恨。所有这一切，他深深知道过去的苦根，是因为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今天的甜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求得了解放。他决心世代不忘阶级苦，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一九五三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接着，他积极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带领壮、汉、瑶各族人民办起了仓洋第一个农业合作社，并被选为社长。一九五五年担任仓洋大队党支部书记。

斗 敌

一九六〇年，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趁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之机，刮起了一股“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

资本主义妖风。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李真云带领仓洋的贫下中农坚决抵制了这股黑风。这一顶，触怒了一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人，他们就以“对抗领导”、“反党”等等罪名，把他关进牢房，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还把他的《毛泽东选集》没收了。

李真云想：“我跟毛主席干革命，没有罪！一定要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的斗争，得到了贫下中农的支持。有的群众对他说：“大家对你受迫害，感到非常气愤！我们支持你！”他说：“我的事有党和毛主席作主，会弄清楚的。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千方百计守住仓洋这块社会主义阵地。”

一九六二年底，上级党组织经过调查，宣布给李真云彻底“平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击败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一口气跑了二十里山路，到区委会，把他在受迫害期间不能上交的党费一次交给了党组织。领导同志问他有什么要求，他什么也不要，只要求找回那套《毛泽东选集》。

回来后，他继续担任仓洋大队党支部书记。为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决心走革命道路不歇气。

当时，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刮起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资本主义妖风，余波未息，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煽动开私荒，搞单干，有一部分集体田地分掉了。这时，贫下中农鼓励他，要他带领大家击退资产阶级的进攻。毛主席的教导，贫下中农的支持，给他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

量。他召开了党支部大会，组织党员学习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分析大队的阶级斗争形势。会后，他们分头深入到各生产队去，和贫下中农一起，控诉旧社会的苦，大讲新社会的甜，揭露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大力宣传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真理。贫下中农纷纷起来，对煽动搞单干、破坏集体经济的阶级敌人进行揭发斗争，斗垮了敌人，教育了群众，击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仓洋这块社会主义阵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遵照毛主席关于“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伟大教导，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意见。为了更好地让群众帮助自己，他用自己的钱买纸买笔，亲自拉线搭棚，发动群众给他写大字报，并主动到各生产队去，登门斗私批修。由于他的态度诚恳，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拥护和支持。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始终和贫下中农站在一起，并肩战斗，粉碎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革命阴谋。阶级敌人对他恨得要死。有一次，一小撮阶级敌人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召开所谓“公审李真云大会”，狂喊要他交权，并妄图杀害他。有人劝他躲一躲。他想，阶级敌人要夺的不是我个人的权，而是无产阶级的印把子。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就是豁出生命，也要同阶级敌人拚到底！他对劝他的人说：

“怕什么，对敌人只能斗，不能躲，冲上去面对面地斗，坚决把敌人斗垮。”几位老贫农也激动地对他说：“对！有毛主席撑腰，我们一起把敌人斗倒。”贫下中农的支持，更坚定了他对敌斗争的意志。他大步跨进会场，在会上高声朗读毛主席的指示，揭穿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恶阴谋。这时，贫下中农也纷纷冲上讲台，把那几个主谋要“公审”李真云的坏家伙团团围住，揭穿了他们的反动老底，清算了他们的罪行。这样，“公审”大会，变成了批斗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大会。

斗 旱

仓洋大队过去是一个“天一早，土冒烟，种上粮食全靠天”的苦旱山区。一九六五年，李真云带领仓洋人民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山劈岭，引水灌田。

在兴修仓洋水利的战斗中，困难一个接着一个。最大的工程，是在三十六弯大山，凿穿一条四百多米长的隧洞。刚挖开表土，就遇到坚硬的石头。有的地方，打一个二十厘米深的炮眼，要抡上几千锤；有时放一炮，只炸开一个瓢瓜大的窝窝。在工地上，白天，他坚持工作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晚上，他坚持到隧洞里打锤放炮。有时太累太困了，就靠在石壁上瞌睡一下，醒过来又干。随着隧洞的加深，放炮要点

很长的导火索，浪费大，又容易出哑炮，威胁民工安全，影响工程进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决心搞短导火索试验。开始的两炮，把他的耳朵震聋了。当时他想，为了阶级兄弟的生命安全，就是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坚持和群众一起，经过反复摸索，终于找出节约导火索、排除哑炮的方法，保证了施工安全，加快了工程的进度。在这期间，他耳朵先后化了八次脓，脓水渗着血经常从耳孔里流出来，他还是坚持带头参加劳动。

三十六弯大山凿穿后，紧接着又开挖第二个隧洞。一天，他正和社员们在木架上处理塌方，突然，头顶上石头泥土噼噼啪啪掉下来，他抬头一看，一块大石头就要掉下来了！当时，只要他往旁边一跳，就可以脱险，但下面几个阶级兄弟就会有生命危险。这时，他想起毛主席关于“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的伟大教导，宁愿自己压成泥，不让群众伤层皮！马上举起双手，顶住正落下来的大石头，对下面的社员大喊一声：“危险！快闪开！”大石头压得他眼冒火花，周身标大汗。当下面的阶级兄弟都跑离了险区，他才松手往后一跳，“轰”的一声，大石头掉了下来。在他往后跳时，左胸撞着插在石壁上的钢钎头，肋骨受了重伤，双手也被石头压破流血。群众见他伤势重，要把他送进医院。他说：“没什么，一点伤不要紧！”硬把同志们劝开。他找了点草药来吃，伤稍微好转，就又继续跟民兵、群众一起干。

经过三年苦战，终于修成了仓洋水利，改变了苦旱面貌，

使一千多亩望天田变成了自流灌溉的保水田，粮食生产年年丰收。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他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刻苦攻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一九七一年三月被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为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他带领干部、群众深入地开展批修整风运动，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经常进行忆苦思甜，举办阶级斗争展览，教育广大干部、群众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凌云县革委会宣传小组整理

忆昔抚今永向前

——平南县罗合大队党支部书记林群英家史

说起旧社会，我整整熬了三十七年黄连加苦胆的悲惨生活。那时，国民党反动派、日本鬼子、恶霸地主、兵痞土匪等等，尽是吃人的豺狼，天天逼着我们穷人往死亡的路上跑。

出生

我老祖宗住在何方，全不晓。只知道爹爹林社安是户世代无田无地的穷苦人家，住在平南县县城镇的蓑衣塘村子里，靠近西江岸上。听说，我爷爷年纪小小就被迫给谷塘大地主卢殿林当牛马，后来，就被折磨死去，奶奶也饿死，什么也没留下，连爹爹栖身的两只簸箕大的屋地也是租地主的。那时，爹爹只好靠捞虾打鱼为生，餐盪餐吃，穷到四十岁才娶了一个寡妇，成了个家。

国民党的钱钞，真不如大便纸，刚刚拿到手又没用了。我记得，有年荒月的一天，爹爹依旧同往日一样，天没亮出门，捞得几斤虾公鱼仔，赶着拿到城里去卖。换得了几张钞

票，就到店里去买米。爹爹欢欢喜喜把几斤米装进袋里，递过钞票，真想不到店老板说：这个没用啦，只有银元和物才换得。穷人家哪里弄来银元？爹爹只好把米倒回，恨恨地叹一声，回家来了。

“唉！这么晚了才回来，等着米来下锅罗。”娘有点焦急了。

“米有的是，就是我们要不到，……”爹边说边走进来。

“怎么！有钱还买不到米？”娘问。

“老伴呀，钱，钱……，钱又有有什么用！”爹将几张钞票丢在地上。

娘明白了，不再问爹，便往房里要来仅剩的几两黄豆粉，倒下锅，舀上几勺水，生起火来。……

“群弟，快过来，爹给你讲故事。”爹先开口唤我。

“爹！你给我讲什么故事？”我边说边走到爹的跟前。

“就讲讲我们穷人的苦难事，你听着……”爹一面低声答我，一面把我搂在怀里。

“爹，我们穷人又怎么样，你快讲，我好好听。”我催促爹说。于是，爹讲开了。他说：“讲起来话长，那年月，兵荒马乱，许多广东人逃上广西来。一个怀着胎儿的妇人也逃到我们这个县城来了。农历三月初八那天，她痛苦地生下了一个女孩儿。一个妇人远离家乡，无亲无戚，自己命也难保，怎能养育这个女孩儿呢！她昏醒过来，听到‘哇哇’的哭声，心如刀绞，泪流满面，思来想去，毫无办法，

只好脱下她身上穿的那件‘百布衣’，把这个女孩儿裹得好好的，紧紧抱在怀里，两只眼睛直盯着她，拖着两只沉重的脚，慢慢地走到大王庙坐下来。不久，天快亮了，她咬紧牙关，心一狠便把女孩儿丢在庙里了。”

“呵，多可怜！爹爹，这个女孩儿后来又怎么样？”我问道。

爹用手抹抹眼泪又继续讲下去，他说：“还是穷人怜穷人，后来一个穷人家的爹爹路过那里，听到‘呜哇，呜哇’的哭声，很是同情，便走进庙里，把她搂在怀里，抱回家给他的老伴哺养。他俩还给这个女孩儿安了个名，叫群弟。”

“呀！爹，真好，同我一个名字的女孩儿得救了！”我又悲又喜地说。

我说完，爹用手摸着我的头，轻声说：“傻孩子，你该懂得你的苦难身世了，她不是同你一个名字，她就是你啊！……”

“娘啊，爹啊，千恩万谢你们教养了我……”我呜呜地哭了起来。

“可怜的女儿，我们穷人是一家，不要哭了，快来吃碗黄豆糊睡觉吧。”养爹养娘都悲愤地对我说。

我含着痛恨的眼泪，挨着爹爹，慢慢地走近桌边……

讨 饭

我长到九岁时，养娘生下了第二个妹妹，生活就更困难

了。一天，她唤我到跟前，把我搂在怀里，抚摸着我说：“女儿呀！苦熬了你，娘心疼，你……”说到这里，她的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一串串地掉下来，哽咽不语了。我说：“娘，女儿听你的话。”于是，她愤恨地说：“这个天地，哪有穷人的活路！好女儿，你得长大成人，跟‘抚老院’的伯爹伯娘去吃‘百家饭’吧。”第二天，我拿起了讨饭棍，跟随四目失明的伯爹伯娘，走巷串户去讨饭了。

说起国民党的“抚老院”，其实是“苦老院”。那时，伪县府里的官僚，为了骗取钱财，不管你老不老，残不残，骗进来了，就把你关在所谓抚老院里，不闻不问，吃没餐饱，还逼你做工。于是，老人家进去后不久，又被迫出来讨饭了。在“抚老院”的伯爹伯娘，是我养爹的疏堂兄嫂，因为双目失明，儿子又小，无法过活，被迫进“苦老院”的。不久，他们也同样被迫出来，背着小儿子讨饭了。讲老实话，初时，我是很不愿意去讨饭的，但想到他们盲了眼讨饭不方便，我很同情他们，也想为养爹养娘替点苦。于是，我下狠心给他们带带路，去讨饭了。

乞食的人最受苦。每天从早到黑，不知行了多少贵人富户的家门口，喉咙喊破，口水叫干，受尽侮辱，才乞得一星半点残羹剩饭。有时还要被恶狗咬，受恶人欺，挨打受骂。记得我十一岁时，有一日，听说国民党军队在伪书院大摆筵席，伯娘就唤我去那里叫乞。只见里面酒去肉来，却很久没人理睬。我们便壮着胆子，进里面去一台一台乞讨。起初，

前面几台的穷兵儿，都把吃不完的残羹剩饭倒给我们，我暗暗地想，这回可乞得一餐饱了；谁知，我们再往前一台乞讨，一个挂有马龙头的满脸凶相的匪军官，气势汹汹地站起来骂道：“臭婆娘，抚老院养着你，还来这里罗唆，快给我滚”。尽管他骂得很凶，我们还是不愿走。这个家伙见我们没走，蓦地拿起文明棍，没头没脑地打我伯娘，一脚踢烂了我们的讨饭钵，残羹剩饭倒个满地。初时，我哭，我怕，后来伯娘拉住我，叫我不怕，我也就不哭了。我见匪军官骂个不休，怕他真的活活打死了伯娘，便一个劲地往门外跑，大声喊道：“来人呀，救命呵，打死人啦！”一会儿，许多人赶来，匪军官怕不好收场，胡乱骂了一通，便溜了。从此，在我幼小的心灵刻下了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

天黑下来，我怀着仇恨的心情回到家，把今天不幸的遭遇告诉家人。说完，我讲：“我不再去讨饭了！”娘倒是同情我，但又觉得为难，眼睛直望着爹。坐在娘对面的爹开口了，他愤恨地说：“有钱人的心都是黑的！不去了，生死大家在一起！”于是，我不去讨饭了。

抓 丁

我丢了讨饭棍，娘又生下了第三个妹妹。添一口人，比一座山还重，生活就好象在刀尖子上过。逼着我十二岁就给外号叫“天福国”的资本家当童工。初时车车蚕丝，后来就

担水、洗衣、磨粉，什么轻活重活都得干，还要侍候他家的太太、少爷、小姐。一天忙得团团转，吃的是猪狗食，几年光景，就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娘看见我熬得剩下一副骨架子，心里很疼，就托人给我说了门亲。于是，我十九岁就嫁到现在的罗合大队东风生产队，同穷苦人家的儿子吴斯佳结了婚。有了男人，好象就有根顶梁柱。自家有头牛，租耕地主四亩多田，靠家爷、细叔和我俩常年累月勤耕苦种，生活勉强熬下去。我满以为往后的日子就会逐渐好过啦，万万想不到，结婚几年后，太祸又临头了。

一九三五年春，听说要抓丁，我丈夫含着眼泪刚刚躲开了家，狗地主杨洪中就带着伪村长、甲长和几个警察闯进了家门。一进来就是东查西搜，翻箱倒柜。找不着人，伪村长便威逼着说：“人到哪里去了，不出人就要交钱，不交钱就得坐牢！”我家爷气愤愤地说：“试问，是怎么个抽丁法，你姓杨的几位少爷都是头几名的，不见去一个，反来抓我儿这第十六名的兵！”

这么一说，狗地主马上翻了脸，使了使眼色，几个警察就围住了我家爷，舞手弄脚。我猛扑过去，他们硬推开我，把我家爷抓走了。

将近一个月，他们又要出软的一套，假惺惺地把我家爷放出来，冷笑着说：“穷鬼，你说困难，就放你回家，想法送来十万元交差，往后保你没事……。”当时，我们一家人渴望斯佳回来心切，就把大铁锅、锄头卖了，又向亲戚东借

西凑，才勉强凑够钱送给了这班狗养的。交了钱，我就托话叫丈夫回来。谁知，我丈夫刚进屋，这群豺狼又把我家围住了。我丈夫躲上了楼，他们就追进了家，硬把我丈夫从楼上拖下来，猛抽猛打，捆得实实的。顿时，我心如刀割，又哭又骂，扑到丈夫身上，悲愤地说：“斯佳呵！你不能离开我们……。”丈夫流泪了，全家人痛哭着。可是狗警察硬推开我，把我的丈夫抢走了。不久，我的丈夫就惨死在外地，永生永世和我们分别了。

穷人的灾难比星星还要多。我的丈夫死后不久，养爹养娘也积劳成疾，无钱医治，先后含恨离开了人间，逼着三个妹妹在十多岁就出嫁了，留下弟弟、弟媳和一个妹妹。过去，我是一条扁担两头靠，如今，我是一条扁担中间挑了。我家十一叔逃荒柳州两年，日本鬼子就来洗劫一空，牛病死了，大部分田被地主收回去。正当全家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十二叔又中了丁。那时候，穷人真是死路一条，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十二叔和十二婶又被迫逃到柳州去了。人走了，吃人的豺狼又来封屋，我就痛斥他们：“狼心狗肺的，害死我丈夫还不算，又来害我全家……”我越骂越恨，越骂越大声，他们就硬推我到镇公所，又拖我去看牢房，恐吓我，我都不怕，我还是骂，质问他们，说什么三丁抽一丁，现在我丈夫被抓去死了，为什么又要来抓我十二叔呢？！他们哑口无言，假意拿盅饭给我吃，我就不吃，丢在地上。天快黑了，我还是痛骂不绝，他们无法，只好放我回家了。

遇 劫

山有顶呀水有底，旧社会穷人的苦难没有尽头！那天晚上我是回来了，可是我的家爷又被他们抓去坐牢了。不久，他出了牢，又被迫逃往柳州细叔那里。害得我这个家的亲人死的死，逃的逃，坐牢的坐牢，只留下我和两个孩子，孤苦伶仃，就象失群的孤雁，在西江岸上飞呀，飞呀……

我暗地里总是这样的想：穷人能活着，穷人不会死绝！我在万分悲痛中抹干了眼泪，挺直了腰杆，向人家租养了头沙牛，自己就干男人的活，肩挑家庭的重担。农忙时节，我披着星星犁田、耙地，顶着火毒的太阳插秧、收割；天旱了，就戴着月亮戽水救庄稼；农忙过去了，我就睡半夜起五更，抢着挑苦力担，赶圩入市，挣几毫脚力钱来帮补生活。这样，春来冬往，一年到头，苦撑苦熬过苦日子。

可是，万万想不到我的苦日子刚刚过得安稳一点，灾星又降临了！那是一九四七年荒月里的一天，我照样五更就爬起来，喝了几碗清汤水，挑了担烂箩筐，就跟穷兄弟们赶路了。我们大约行了四个多钟头，到了思旺圩，经过大家一番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才向资本家要来一批货挑。那年头，挑苦力担的脚钱是很低的，从思旺挑到木乐，隔江隔县，远近六十华里，每百斤只得八毫几钱。当时我是分得七十多斤姜挑，满以为挑到木乐，实实当当捞到六毫几脚力钱，买来

二斤米，今晚回去母子有得煲了！于是，我肚子饿了，身子累了，也没觉得什么，挑啊挑啊，女人的脚步走上了男人行的路，一点多钟就赶到了西江渡口。我们过了渡，很快就挑到了木乐圩，交了货，领了脚力钱，又要了一些货挑回平南。谁知，刚刚回到发财岭，从松林里跳出了两个家伙，挡住了去路，大声吆喝，要我们把担子挑到里面去。我们不挑，且拿起了扁担，冲上去说：“狗养的，白日行劫，我们揍死你……”两个家伙见势不妙，倒退了几步，拔出了拉八手枪，砰砰向天打了几枪；一瞬间，一群怒眉突眼的、鼠头贼脑的、白面黑脸的、猫腰狗鼻的、长头发黄胡子的，几十个家伙跳了出来。

“啊！土匪……”我们都惊呆了。这群家伙就窜到了跟前，用手枪威迫我们，要我们把担子挑往山里。

我们到了山里，这群家伙就把我们分开，捆绑起来，硬压我们背朝天倒睡在山上。这时，我身上的六毫钱也被抢去了。我恨，我站着不睡，我骂他们，我说：“狗强盗，为何你们害得我们穷兄弟这么惨，几毫苦力钱也抢光啊！……”这群家伙听到我的骂声，便气势汹汹地走过来，折了条木杈，猛打我的腿，打得我一时觉得天昏地转，晕倒了。我醒过来，睁开眼睛看看，土匪不见了，便用力挣脱了绑，又给穷兄弟们解了捆。

“嫂子，你胆子真大，我们真为你担心啊！”穷兄弟们都以赞叹的眼光对我说。

我说：“在这个世道，穷人就象热锅里的蚂蚁，死路一条！你敢豁出条老命，就天不怕地不怕了。”

说着说着，天快黑下来了。大家怀着仇恨的心情，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家。

家里，两个孩子早已洗净了锅，等我买米回来。他们把门口都坐低了，我才回到家。可是那买米的钱啊，早遭土匪抢劫一空了，母子又痛哭一场；照样煮点野菜清汤喝喝，又熬过了一夜。

过了几天，才晓得土匪尽是对岸不远社垌的。听说地主吴学波靠他的土匪舅父得回了被抢去的钱，我就天真地对几个穷兄弟说，我们也到社垌找他们试试看。大家说，你真是不要命了，社垌的土匪头是大恶霸地主蒙伟贞，他哥蒙志是伪师长，他弟蒙善贞是浙江省伪保安副司令，长短枪枝有千余条，匪众有四、五百，不知害死了多少人家，远近都怕他，就是伪省府里来的人也要让他几分，那些所谓有点名望的人遭他劫了，也不敢哼半声，我们几个穷光身，去找他们不就等于送肉入虎口？这么一说，我也只好死了这份心了。

遭 遇

“临河受水害，靠山被虎欺”。在旧社会，穷苦农民就是恶霸地主的奴隶，受尽欺凌；孤儿寡母，更是他们的砧上肉，虽是兄弟叔伯，但也不认脸了。

“三叔，你的竹子昨晚又扫烂我屋的瓦面了，漏了满屋子雨，是不是你把几条竹子砍下来……”我又一次好好地恳求隔壁的富农吴志南，但他还是皮笑肉不笑地说：“八嫂，先回去吧，这个好办。”

“总是说回去好办，就是不见砍……”我火火地说了几句就回家了。

一天晚上，老天爷又刮起大风大雨，我屋的瓦面被扫得更光，简直象开了个天窗，水漏满地，睡不着觉，我儿吴科怨我说：“妈，你太软弱啦，为什么老是不砍竹子！”我说：

“儿呵，你不要怪娘，穷人就是受气，明早我再去和他摆摆理。”

“摆什么，不知说过多少回，他硬是不砍！他不砍我砍，雨晴了我就去砍！”我儿吴科火起来了。

“人家有钱有势，人又多，手臂扭不过大腿，你不要闯出祸来，夜深了，快睡吧，明早又要干活！”我带着又怕又恨的心情对儿子说。

雨晴了，不知什么时候我儿便拿着刀子出去，把扫烂我屋瓦面上的竹子全砍了。

“八嫂，是不是昨晚你们砍了我的竹子？”富农吴志南一早果然闯进门来了。

我不敢惹怒他，轻声地对他说：“三叔啊，过去是讲过了，昨晚大风大雨，弄得我们实没法睡觉了，我儿才去砍的，砍了我才知道，请你原谅……”

“穷鬼，真不识法规！我的竹子黄了我会砍，现在没有黄你们就砍，总得给我赔价钱。”他骂起来了。

我也气了，说：“你看，现在屋里还满地水，又不知烂了多少瓦，要赔价钱，你得先给我赔偿损失呢。”

“什么，你这臭婆娘也胆敢要我赔偿损失？告诉你，我的竹子是不长眼睛的，你怕扫烂瓦面就把屋子搬开，我竹子的价钱一枚不能少！……”他边说边骂走了。

这使我看透了富农的黑心肠，他是阴谋赶走我们，霸占我的屋子和地呀！

果然不出所料，从此以后，恶富农变得更加阴险毒辣，到处找我们的岔子，似恶狼一般，恨不得一口吞掉我们孤儿寡母。

六月收割的一天早上，我儿吴科刚扫净了一角晒场，对别人说定下来，好晒谷种。但是，等他吃完粥去到晒场，不知谁晒了，他就问道：“哪个人晒了我定的晒地，把我的谷种搞杂啦！”

“晒场是太公留下来的，哪块是你的！我晒了，看你又怎么样！”富农吴志南凶恶地闯出来。我儿不服，就动手拨开他的谷。他早有阴谋，立即指使他的大儿子吴斯庆闯到我儿背后，狠毒地打了我儿两个巴掌。我儿马上转过身来，用扫把打回他，他就哭丧着脸，耍无赖。

“哎哟！穷鬼打死人了，快来人啦……”恶富农这么一叫，他家里七个凶神恶煞，有的拿禾叉，有的拿扁担，有

的拿棍棒，凶恶地冲出来，存心把我儿子打死。我儿看见来者不善，也一手拿起了把禾叉，边骂边跑。

我看到此情此景，心似火燎，便大声骂道：“呀！看你这窝地头蛇，一计未成，又施一计，毒心打死我儿，绝我们的后……”穷兄弟听到我的骂声，知道恶富农又恃势欺人了，都纷纷出来给我帮口，他们才不得不罢休。

借 债

一九四九年夏天，西江发生了几十年来罕见的特大洪水，房屋被冲垮了，秧苗淹死了。洪水洗劫过后，穷人家空得只剩下几片烂瓦，怎么个恢复生产呢？真是苦上加苦。

就在这个时候，地主吴鸿庭的吃人算盘拨拉起来了。他装着好心肠对穷兄弟们说：“我经过一番劳累，在乌石嘴亲戚处借来了一批谷种，如今看在弟兄的面上，每户借给二十斤，解决暂时困难；要的话，就马上去秤罗！”

当时，我们没想到是他的诡计，便挑着箩筐去要回来。我儿又多要了不借的一户，共借了四十斤。回来后，就全力抢播抢插晚稻。

晚稻刚刚开镰的一天早上，地主吴鸿庭到我家门口，假惺惺地对我说：

“八婶，你叫人去梧州兑的二十枚银子在我那里，快去拿回来用吧！”

我连忙说：“四公，劳心你了，看看扣除借你的谷种，还有多少，等我好去要。”他吱吱唔唔地说：“唔！这个，扣完了还不够……”我接着问道：“四公，你说什么……”他没有等我说完，扭头就走了。

狗地主的心真毒。他拿过别人帮我兑换的二十枚雪白的银子后，好似苍蝇见血，起了邪心，想全部吞掉。

晚上，我儿从学校回来，我就说：“儿呀！我们不知流了多少血汗，积聚下来的银子，竟被吴鸿庭吞掉，看看他这个算法，理在哪里？”儿说：“妈，你不用操心，反正银子他吞不了，明早我和他算帐去！”

我怕儿子又闯出祸来，放心不下。第二天一早他去找吴鸿庭算账时，我也不声不响地跟着去了。

“啊！你找上门来啦，衫不穿，象个什么样的人。”地主吴鸿庭嘲笑我儿说。

“是呵！四公太，我来找你算算数。”我儿直接了当答他。

于是，地主吴鸿庭拿起了算盘，眨了眨眼说：“洪水浸城楼，谷并米价，每斤两毫，是不是？”

“那时系罗，如今你怎么个算法？”我儿又问他。他大声说：“什么算法，难道四公太会多收你的，好好听着。”他边拨动算子边喊道：“四二得八，每斤两毫，四十斤谷种，就是八枚；借一担还一担息，又是八枚，二八一十六，就是十六枚；代借利息三分，一个得三，六三一十八，就是四枚八毫。本加利又加利，三笔数合在一起，就是二十枚零八毫，

除了二十枚，还欠八毫。”

我儿听他算完便说：“四公太，照你这个算法，别说穿衫，连裤子我也没得穿了！”

他顿时板起了面孔，气势汹汹地说：“有根有据，我算出来你又不认，明明是抗拒不给我还债；借债不还，哪有这么便宜！银子留在这里抵债，穷光蛋，快滚！”他霍地拿起竹烟斗打我儿，我儿夺过来就跑。他更火了，又拿起棍棒来追，且恶毒地辱骂我们。我儿也骂他，又用石子击他，又争又斗，一会儿兄弟叔伯们出来了，他才缩回屋里。

狗地主吴鸿庭吞了我的银子后，不久又闯进我家，硬说我欠他的谷种没还清，东翻西倒，强行抢去了我仅有的五十斤谷种。

地主的黑心肠比砒霜还毒，害得我无法过活。晚上我就对儿子和女儿说：“现在你爷和叔叔都来了信，叫我们到柳州去，大家在一起，日子可能好过些。我看，还是走开算了。”

儿子细声说：“妈，听说共产党快来啦，穷人要翻身了，我们不能离开家，我们要站稳脚根，要报仇……”于是，我也狠心不去了，总盼望着红太阳出来的日子。

解 放

东方红，太阳升，穷人盼来了大救星。一九四九年冬，解放了，毛主席把我们苦海里救了出来！

不久，毛主席给我们派来了工作队，帮助我们穷人组织农民协会，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斗地主、分田地，领导我们穷人翻身闹革命。当时，工作队对我们这些穷苦的孤儿寡母是特别关心，给我们讲革命道理，教育鼓励我参加革命工作，帮助我儿子参加了工作队，还送给我一根光亮亮的红缨枪。穷人团结起来力量大，地主个个威风扫地，我家分得了减租退押谷六百多斤，那受苦受难，愁吃忧穿的穷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每天回到家里，总是凝望着挂在堂屋正中墙上的毛主席像，高兴得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心想：“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穷人的救命恩人，您是我的再生父母，我永远听您的话，一辈子跟您闹革命！”

火烧芭蕉心不死，阶级敌人并不甘心失败。我们闹个天翻地覆，正要向他们算总帐时，狗地主吴鸿庭跑到柳州去了。伪国大代表、大恶霸地主杨盟，却暗地里活动，勾结一帮穷人的死对头，连连几晚在他家里开黑会，大肆制造谣言，说什么国民党快要回来啦！农民协会就要垮台，跟共产党的人都要杀绝！我听了这些谣言便去找工作队反映，他们说：“谣言是从大山里传来的，恶霸地主看到他们的末日快要来临，便与国民党残匪互相勾结，组织土匪，妄图反扑。杨盟逃到山里封起匪县长来了，这真是痴心妄想！八百万蒋匪军都被共产党消灭了，土匪也一定要消灭掉！不过，这是激烈的阶级斗争，要百倍地提高警惕。”听着听着，旧恨新仇，一起涌上心头，我说：“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为了早日

消灭土匪，保卫农民协会，保卫翻身果实，我手持红缨枪，与穷哥们一道，日夜站岗放哨在西江岸上。

一九五〇年冬天，一日，天朦亮，我发现一个匪徒在桑树丛中向我这边蠢动，我就一面冲向匪徒一面大声呼喊：“民兵们，抓土匪呀！”他往竹林里窜，我就往竹林里追；追到江边，他跳下七、八尺高的江坎，我就跟着扑下去，一手抓住他的衣角；他凶狠地拳打脚踢我，我就猛揍他，死死揪住他不放。后来大家赶到了，终于把他抓住了。经过审讯，证实是杨盟指使他窜回来，企图杀害村干部的。

接着，解放大军在民兵群众的配合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剿匪反霸运动。土匪迅速被消灭了，杨盟等一小撮恶霸地主抓回来了，该杀的杀，该斗的斗，大快人心。不久，群众选我当村妇女代表。工作队的一个老红军战士，把我的名字改为林群英，经常教育我，要善于依靠群众，团结群众闹革命。经过反复的斗争，我们穷人盼望已久的分田分地的理想实现了，家家户户贴上了“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的新对联。一九五三年，我们响应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我与贫农吴守英带头串连十二户贫农，组成了第一个互助组，克服了重重困难，夺得了第一个丰收年。

绝不走回头路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一九五四年十月我光荣地参加了中

国共产党。入党后不久，我就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我想，既然党这样培养我，群众这样信任我，我就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永远听党的话，毛主席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我经常用毛主席“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光辉思想，教育广大群众，带领和依靠他们，发展互助组，办合作社，成立人民公社，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西江又发生了解放后最大的洪水，才修起来的岩塘防洪闸崩塌了。顿时，罗合一片汪洋，三千五百多亩田地，被淹了三千亩。当时，一小撮阶级敌人就乘机进行破坏，说什么“公社力量大不过龙王爷的脾气，这次水灾，十年也恢复不过来……”他们还蠢蠢欲动，阴谋反攻倒算。面对这种局面，我意识到是一场巩固人民公社，保卫社会主义的严峻斗争！

正是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时刻，县里一个领导到我们罗合搞“包产到户”的试点来了，他开口就对我说：“根据‘上级’指示，为了很好地克服目前困难，要搞‘包产到户’，如今先在罗合搞个试点，好在全县推广。”我寻思：“包产到户”不是走回头路吗？我不做声。

后来他骂我：“你真是‘老顽固’，‘中央指示’都不执行。”他骂我，我也火起来，我说：“执行，执行，毛主席指示我们要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你敢说毛主席不代表党中央？！”

他见我硬顶住，就对几个党支委施加压力。我就找支委

们来商量，回忆对比，学习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和人民公社的指示，大家提高了阶级斗争观念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党支部个个都支持我的意见，表示要教育好全体党员和群众，坚决不搞“包产到户”。这个领导看到党支部个个坚决顶了回去，便摆出了官架子，又假心假意地对我说：“林群英，我对你讲多少次了，还不通！你想想，罗合早稻颗粒无收，要种子没有种子，要钱没钱，不靠各家各户去想办法，单靠你们几个干部，怎么能恢复生产呢？你不要‘保守’了。”我还是不听他的一套，我说：“你一点也不了解实际情况，我们罗合是块‘水火之地’，解放前不知发生了多少次水灾旱灾，不是靠各家各户吗，结果怎样？多少人家逃荒的逃荒，饿死的饿死。解放后，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灾害，生产不但恢复了，而且大大向前发展了！单干的苦我们贫下中农受够了，绝不能让大家再吃二遍苦！”我毫不留情的驳斥，使得他哑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们把“包产到户”的黑风顶回去后，又发动民兵、群众狠狠地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刹住了单干妖风。遵照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发动群众向集体投资，自己动手种红薯苗，抢修水闸，加高加固防洪堤。经过艰苦奋斗，生产发展了，晚造向国家交售了十四万斤余粮。接着，又和兄弟大队的群众一起，在西江岸上筑起了更高更牢固的

防洪大堤；从此，结束了我们罗合过去“天晴三日田龟裂，瓦檐滴水又愁淹”的历史。

牢牢掌握印把子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我们积极响应。几年来，我们战天斗地，造田造地，不断扩大水田种植面积，粮食连年增产，不少生产队先后跨《纲要》，超千斤，平均每人吃粮达六百斤。有些人就提出，丰收啦，要少扣少卖，多分点，增加社员收入。当时我不同意，教育广大群众，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可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就恶毒地攻击我，说我这个支部书记卡得太死，要把我选掉。我意识到这是一场斗争，我想，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是毛主席早就提出来的，我没有错。贫下中农叫我当家，我就要更加认真地管好这个家，随你怎么个斗法，我都不怕。我要慢慢地等着瞧，看看你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起来了。我遵照毛主席关于“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教导，晚上深入各生产队向群众斗私批修，征求群众对支部和对我本人的意见；白天和他们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搞好文化大革命。一晚，我到大科生产队向群众斗私批修，一个现管反革命分子的妖婆跳了出来，凶恶地说：“过去，你整得我们不自由，

斗得好苦，今天要你平反！”我一听便向她喝斥：“你丈夫一九六二年乘公社遭受水灾困难，跑去梧州搞投机倒把，被抓回来斗争，罪有应得！文化大革命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我是来向群众检讨，不给你平反！”群众都支持我，把这个妖婆轰了出去。

阶级敌人一计未成，又施一计。一天，一小撮坏家伙，冲进大队来，硬逼要我盖章，同意他们分大队的公积金。我斩钉截铁地说：“保卫社会主义财产，是我的责任，说什么也不能盖！”他们看到我毫不畏惧，又说：“‘上级’有指示，‘文化革命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你是当权派，要靠边站，接受群众的批判，快把印章交出来！”我听了真是火冒三千丈说：“我不知道你那个什么‘上级’，我只知毛主席在‘二十三条’里指出，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十六条’中又规定工农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我有错误就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但印章绝对不能交给你们，你们妄想夺我们贫下中农的权，万万办不到！”当时，在大队的党支部和民兵营的干部，以及广大群众，都说我顶得好，个个怒斥他们，警告他们胆敢强夺大队的印把子，就同他们拚到底！于是，他们夹着尾巴溜走了。

经过多次反复较量，一小撮阶级敌人一个个被挖了出来，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印把子掌得更牢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更加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随着文化大革命不断取得新胜利，我这个在旧社会讨过

饭的寡妇，光荣地上北京参加了二十周年国庆观礼，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党是这样的信任我，一九七一年又选我为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后又当选为自治区党委委员。如今我家六口人，儿子、媳妇是国家干部，两个孙儿孙女读上了高中，一个孙儿在小学读书。去年我家又盖了四间新房子。我过去是个文盲，现在也能看书读报，阅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了。想想过去，看看今天，激动难言！可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却肆意污蔑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千方百计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真是罪大恶极！

随着批修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使我更充分认识到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能力的重要，更懂得巩固政权的重要，进一步认识到反修防修的必要。回顾我们罗合二十多年来所走过的路程，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大好形势是从斗争中得来的。“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毛主席说得很对，斗吧，我们要前进，就要狠狠地斗，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一直斗到共产主义，斗到天下穷人都解放！

平南县革委会宣传小组记录整理

三副担架三代仇

——钦州县新平大队党支部书记赵善创家史

北部湾畔，钦江下游，有个十多户人家的沟尾村，在黑暗的旧社会里，这里流传着一首歌谣：

豺狼凶啊财主恶，
穷人处处受折磨；
财主就象活阎王哟，
生死大权手上握。
穷人好比水老鸦哟，
捉得鱼来被卡脖；
耕田的没有米来煮哟，
交了租谷就空锅；
害得我们穷苦人啊，
糠菜半碗盐无一撮，
筷子一丢，扁担上膊；
累得腰弯背又驼，
苦似浮萍浪泊。

这里有个叫赵经五的家伙，有钱有势，可凶啦，村里人

都管他叫地头蛇。他不但当了村长，还有个弟弟叫赵协中，在国民党军队当了后勤军需官，发了横财，又把老婆子女带到曲江去，开了个火柴厂。这样一来，人凭官势，狗仗主威，老大赵经五在家乡更加飞扬跋扈了。他买了许多田，占了许多地，全租给附近的穷哥们耕种。收割时，他亲自领着狗腿子到禾堂，帐本一翻，算盘一拨，蛮不讲理，催租逼债。平时他和资本家勾结一起，通航北海或东兴，贩卖纱布。这样一来，北部湾几乎半边天都是他的了。

有一年，禾刚扬花，突然来了一场台风。风来雨到，瓦飞树倒。不久，海堤决口，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哗啦啦哗啦啦地向一片辽阔的稻田袭来。顿时，沿海平原变成一片汪洋。……

风停水退之后，禾根全被潮水淹死。这一造，真是颗粒无收。

不久，收租期限到了。赵经五从钦州回到村里，听说受灾没有收成，不象往常那样上禾堂去了，叫狗腿子挨家逐户地上门讨要，谁家不交租，就抓鸡赶猪，闹得鸡飞狗跳。

善创一家十多口人，租种赵经五家二十多亩田。这一年，人还吃不饱，哪儿养得起大猪？家里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善创的大伯父为了免交租谷，多次上赵经五家里，求情说理。

“我给田你种，你给租我收。这是自古以来的老规矩！”赵经五漫不经心地说。

“酒糟蒸不出酒，豆麸榨不出油。这年头我们穷到这个

地步，拿什么来交租？”善创的大伯说。

“不管你有收无收，反正不能白种我的田。你既然什么也没有，那么，看在同村兄弟的面上，就把你两个兄弟交给我吧。”

“你要我的兄弟干什么？”

“给我做一年长工，顶这一造的租，算是照顾你们了！”

善创的大伯父心想：这老狐狸没有租交给他，绝放不过你。于是，他横下一条心，答应和一个弟弟给他做一年长工。

善创的大伯回到家里，讲明了情况，然后对兄弟们说：“逼得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去做长工这条路。我去一个，你们谁愿意跟我去？”

善创的二伯想了一会儿说：“大哥，妈妈的年纪老了，你就是一家之长，要去，我和三弟去！”

“对！”善创爸接着说：“天崩下来，我和二哥去顶！”

经过一番议论之后，结果，全家人都同意善创爸和他二伯到赵经五家顶租。

原来，赵经五最近发现了一条发财的新门路。他看到鸦片烟的生意很好，这东西在钦州很贵，都说是一斤烟土半斤金，而云南却很便宜；可那里咸鱼海味倒贵得出奇。于是，他便和钦州的资本家勾结一起，从钦州运水产品到云南去，又从云南运鸦片回钦州出卖。这些贩运的脚夫，赵经五便从佃户身上打主意的。

一天，善创爸兄弟俩回家来说赵经五要他们挑东西到云

南去。这么一来，全家人忐忑不安。

这天晚上，一家人除小孩能入睡以外，大人都睡不着。待到鸡啼三遍，善创爸兄弟俩就起身穿上草鞋，扛起扁担上路了。奶奶领着善创几个人，一直送到村边。想到此去不知是凶是吉，亲人们禁不住流出了眼泪……。

腊月又到了，周围邻里外出的人，都纷纷回家，准备过年了。可是，善创爸兄弟俩一去就是四、五个月，还不见回来。

本来，在他们离家时就说过，一定要在年前赶回来，和大家欢欢喜喜过个年；而现在，他们生不见人回，死没有讯息。

这时，全家人的心，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善创更是惦着自己的爸爸。每当他看到有人从外面回来，就跑到家里，不是抱着奶奶，就是搂住妈妈，老是焦急地问：“爸爸和二伯为什么还不回来？”

“孩子，你爸爸和二伯会回来的，明天就回来。”奶奶和妈妈总是这样安慰着他。

可是，多少个明天都过去了，善创还是等不到爸爸回来。

真是富人过年，穷人过关。这一年春节，善创一家笼罩着一种阴郁的气氛，全家人心事重重。老奶奶更是坐立不安，吃不进，睡不着，背着媳妇儿孙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春节过后，善创奶奶说，生不见人，死要见尸。叫善创的七叔到钦州去打听消息。

傍晚，七叔回来了。他笠帽还没有放下，跨进屋就兴冲冲地说：“老板有信回来了，一切都平安无事。估计要到夏天才能回到钦州。”

这个消息，象一阵和暖的春风，把善创家里的沉闷空气，一下子都吹散了。

可是，夏天还不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农历二月底的一天，善创正在村外放牛，看见两个人抬着一副担架，走进沟尾村，询问一下，一直往善创家抬去。

善创马上缚好牛，飞也似的跑回家，一看，啊！躺在土担架上的，原来是他日思夜盼的爸爸！他颧骨突起，双眼凹陷，脸色黄得象块腊。善创的心象被刀绞似的，眼泪象泉水一样涌了出来，跪在爸爸身旁，拉着爸爸的手，哭喊道：“爸爸！爸爸！”

听见善创的叫喊，他爸爸勉强睁开半边眼睛，环视着大家，几次咧开嘴巴，都说不出话。

原来，在他们去云南的路上，到达百色境内的一个小镇时，不知是食物中毒，还是得了时疫病，善创爸兄弟俩的肚子，突然剧痛。

同行的工友，都是钦州附近的穷人，多数是交不了租债被迫去当挑夫的，他们相依为命，看到两个工友突然病倒了，便多次请求赵经五给钱请医急救。可是，赵经五只顾打麻将，根本不理不睬。当天晚上，善创的二伯父，就悲惨地去世了！善创爸得到工友用草药及时抢救，才脱了险。

兄弟俩，一个死了，一个又卧床不起。工友们又到赵经五那里，提出要他付钱买棺材。可是，狼心狗肺的赵经五却说：“生意未做成，先买棺材，兆头不好，经商不利！”始终拒绝付钱。

善创爸知道后，非常悲愤，用尽全力，从床上挣扎起来，在工友的搀扶下，亲自去找赵经五讲道理。可是，赵经五住的上等客栈大门紧闭。任凭他在下面声嘶力竭地叫喊，拼命地拍门，楼内还是嘻嘻哈哈地说笑话，噼哩啪啦地打麻将，根本不答理。善创爸重病加气愤，昏倒在地上了。

财主的金钱贵，比不上穷人的情谊重。当天圩日，全体工友流着眼泪，踏着沉重的脚步，抬着善创二伯的尸体，穿过大街，到野外去安葬了。

善创爸也在别人搀扶下去送葬，埋葬了二哥，回到住地，又昏倒了。

这时赵经五急急忙忙地赶工友上路。大家商议留下两个工友送善创爸回家。可是，赵经五这个家伙不准留。大家说，你压着竹尾还能弯，你压到竹头必定反！这家伙也是欺软怕硬，再不敢说什么了。

善创爸热泪盈眶，看着工友，半晌才说：“现在我才知道，同村同姓并不近，同祖同辈也不亲。世间上，只有穷人跟穷人才心连心。好伙计，你们的友情，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不过，请你们继续上路吧。我歇息两天，自己能回家的。”

“不。伙计，我们是一根藤上的苦瓜，要同甘苦，共患

难。”工友深情地说。

……

两位工友向难友的家属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之后，又安慰了一番，才告辞走了。

哪里知道，就在这天晚上，医生还没有赶到，善创的爸爸连话也没留一句，又悲惨地死去了！

这时，全家人泣不成声，善创的妈妈更是满脸泪水。可是她望着善创这两个孩子，把悲痛和仇恨强压在心底。她一手拉着善创，一手拉着他弟弟，紧紧地抱在怀里，说：“孩子，财主的心肠狠，穷人的骨头硬！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大，我们一定要活下去，为你爸和二伯报仇！”

事过不久，赵经五这个家伙回来了。老虎虽威，却也有怕人的时候。赵经五大概觉得心虚理亏吧，这一次回家，不敢大摇大摆进村了，而是抄小路，走后门，溜回家里去的。

善创的老奶奶听说他回来了，真是怒火冲天。她马上拉着善创，到地头蛇家里去，厉声斥骂地头蛇，要他填人命，赔损失。

在村里，地头蛇赵经五被穷人这样当面臭骂，还是第一回。他见势头不好，气急败坏地下令狗腿子：“给我赶出去！给我赶出去！”

狗腿子得了主子的命令，就鼓起眼，捋起袖子，往外推老奶奶。这时，老奶奶用尽平生力气，照准狗脸“啪！啪！”狠狠地揍了两记响亮的耳光。狗腿子挨了揍，连忙捂着脸，

溜到一旁。

地头蛇看到局势不好收拾，便从腰带上掏出驳壳枪来，恶狠狠地摆弄着。哪知老奶奶早就准备把性命豁出去了，只管你驳壳枪当木茹菟。她傲然挺起胸膛，直逼赵经五，严声厉色地说：“地头蛇，有狗胆的，开枪吧！”

这时，乡亲们都拥近前来，一个个屏住气，睁大眼睛，且看赵经五如何动作。

在乡亲们众目睽睽之下，地头蛇灰溜溜地跑到钦州去了。

这场斗争，道义上老奶奶胜利了。但是，由于冤气太大，悲愤过度，不久，老奶奶又被气死了。老奶奶在临终前，还叮嘱善创说：“孩子，要记住，一件事情三条命，都是地头蛇害的！”

二

一九四三年，日本鬼子侵入广西，占领钦州县城。人们乱纷纷地涌向十万山区，奔跑逃命。

正当赵善创一家准备起程逃难的时候，地头蛇赵经五的臭老婆到他们家里来了。这个臭妖婆，全身臃肿，活象一只大狗熊。

“阿五！”她一进门，看见善创的弟弟，就嘻皮笑脸地说：“这么大的后生，空着手走不值得。到我家去，挑上几张鹅绒被，在路上也有盖的啊！”

善创冷冷地回答了她：“我妈有病，走不了路，我要和阿五抬着妈走呢，没有空呀！”

“善创，我可是好心好意来跟你们说的。你们能搬走，是你们的；人家搬走，是人家的。”

“谁搬让他搬去吧，反正我们不去搬。”善创没好气地顶了回去。

臭妖婆碰了一鼻子灰，溜走了。

这事发生以后，大家纷纷议论，不知她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哥哥，地头蛇的老婆今天为何这样好心呢？”善创的弟弟不解地问。

善创思忖了一会儿说：“哼！花猫哄老鼠，还会起好心，我看，是祸多福少。”

果然不出所料。善创的话音刚落，地头蛇的狗腿子就来了。

“赵善创，老爷有事叫你去一趟。”狗腿子进门就说。

“什么事？”善创问。

“你去就知道了。”

“我一不种他的田，二不欠他的债。还有什么事？现在是逃难，没有这个闲功夫。”善创不理睬他，仍在于他的活路。

“哎，你要上哪儿去？”狗腿子死盯住善创，生怕他飞了似的。

“扎担架，抬我妈走！”

“走？”狗腿子脑袋一歪，三角眼一瞪，拦住善创的去路，奸险地狞笑：“哈哈，你别想抬你妈走！”

“为什么？”

“太太亲自上门来，叫你们去要鹅绒被，你还不去？真不识抬举！”

“你们要把我怎的？”

“老实告诉你，要你去抬老爷的轿！”

赵善创听到这里，气愤地说：“回去告诉你老爷，我母亲病重要抬走，没空去！”

“赵善创，你别太狂。孙悟空一个跟斗翻了十万八千里，本事够大了吧？可是，他还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闲话少说，老实告诉你，如果你不去抬老爷的轿，就抽你的壮丁！到那个时候，你就不能怪老爷手下无情了！”狗腿子狠狠地摔下手上的烟头，转身走了。

善创的爱人已怀孕，一听说抽丁，顿时眼泪滴嗒滴嗒地往下落，忙用手捂着脸不住抽泣。

善创妈躺在床上，看着儿子，想着媳妇，心里一阵酸，一阵痛，硬着嘴巴劝着儿子：

“孩子，我能走。有你弟弟在我身旁就可以了，你放心去吧。”

这时，善创爱人满脸泪花，走到自己的男人面前，说：“善创，妈妈有我和弟弟照顾，实在走不动，我跟弟弟抬着走。你若是不去，真的被抓去当兵，叫我……”她说不下去

了，禁不住又抱头哭了起来。

善创万般无奈，只好窝一肚子气，到地头蛇家里去了。

几座黑色的轿子，一座接着一座，在向着十万山区的路上奔跑着。他们连续走了两天多时间，终于到达了约定地点。善创放下狗财主，就马上去寻找他的亲人。

在一个小山村里，亲人们也正好到了这个地方，可就是不见妈妈和弟弟。

原来，他妈妈只走了一天，第二天就走不动了，病情迅速恶化。善创爱人怀着身孕坚持要和弟弟抬着妈妈走，无奈妈妈怎么说也不答应，一定要媳妇跟着村里人群走。七叔只好嘱咐善创的弟弟，照顾好妈妈，待他安置好小孩妇女，再回头来把善创的母亲抬走。

善创了解到这情况，便在难友中借了一副土担架，拔腿就飞也似地往回跑。

他顶着凛烈的北风，在崎岖的山路上，疾步飞奔，跑了快一整天。

突然，北风吹来了凄惨的哭喊声：“妈妈啊妈妈！”一阵又一阵，在山谷中回响。

善创一听就知道，这是他弟弟的哭声。他不顾一切，跑得更快。越过一条沟，拐过一个弯，见他弟弟坐在路旁的稻草堆上，又是哭又是喊。他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去一看，只见妈妈静静地躺在稻草堆里，露出一个头，有气无力地看着儿子。

这时，善创的心象被火燎一样，难过地哭着说：“妈妈，我对不起您啊！”

“不，孩子，这不是你的过错。要记住……这是地头蛇赵经五逼出来的！我死了以后……”

“不，妈妈。”善创和弟弟同时扑到妈妈的身上，呼喊
着：“你不能死啊！我们割皮卖血，也要把你的病医好啊！”

“好，孩子，我不死，我不死！”妈妈借助仇恨的力量，
挣扎起来，催促儿子赶路。

善创抬头看看天色，时间已经不早了，道路还远着呢。
于是，他们兄弟俩擦干了眼泪，扶着妈妈躺下担架，就抬起来，继续向十万山区走去。

他们整整走了一天多路程，终于又到了那个小山村。亲人们忙着围上来，问长问短。七叔见自己的大嫂子病情严重，立即要去请医生。

“七叔，不用啦，留着钱去买米吧……我见到全家人就行啦。”善创妈静静地躺在稻草床上，对着善创两口子 and 弟弟，说：“孩子，你们往后，要兄弟和睦，夫妻相爱，教好孩子。千刀万剐地头蛇！”接着，嘴唇不断颤动，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说：“我……不行了！”说罢，妈妈闭上眼睛，离开了人间！

这时，大人小孩的哭声，骤然而起，在十万大山的山谷中回荡……。

善创的母亲又是这样死在担架上。满腔怒火直往善创的

脑门上涌，他把拳头攥得格格作响，心底里不住地问：这冤仇何年何月才能报哇？

三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了。长期遭受战争苦难的人们，多么渴望过太平日子啊！可是，前门打死了豺狼，后门跑进了老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为了满足反革命战争的需要，国民党反动派横征暴敛，拉夫抽丁，搞得人心惶惶，担惊受怕。

一九四七年的一天，村里的人告诉善创说：“昨天晚上，地头蛇开了个抽丁会，你的名字被抽中了！”

这个消息，叫善创呆住了。因为国民党的征兵法上有一条，叫做“两丁抽一”。他想：我虽然是两兄弟，但弟弟还小，够不上壮丁年龄。为什么偏偏抽到我呢？这里面一定有鬼！

善创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家里的人就着急了。

“哥哥，我顶你去了吧！”他弟弟自告奋勇地说。

“你才十七岁，还不够壮丁的年龄。再说，你去我去都一样。”善创说。

“怎么一样呢？你有妻子儿女，我是一条光棍。哥哥，父亲仇，母亲恨，还没有报，你不能离开家，千万不要叫地头蛇灭绝我们的后代。你一定要争回这口气！”

“弟弟，无论如何不能去！俗话说：十个去当差，九个回不来。反正，去也死，不去也死。我们死也要在一起死，死也要和地头蛇斗一斗！”

善创的话得到周围乡亲的同情，都说他说得有道理。

“走，跟地头蛇算帐去！”一位乡亲大声疾呼周围的群众。

于是，一群满腔怒火的穷人，闯进了地头蛇的家。

“你们干什么？”地头蛇看了这势头，有些发慌，但又故作镇静。

“赵经五，你说，为什么抽我的丁？”善创第一个站出来，厉声质问。

“为什么？哼！这是征兵法定的。你想怎么的？”

“我问你，征兵法是怎么定的？”

“有一条叫两丁抽一。你两兄弟，就要抽一个！”

“照你这么说，你也有两个儿子，应该抽一个去。你为什么 not 抽？”

“对，你为什么 not 抽？”乡亲们紧紧地追问。

“你弟弟那么高大一个人，已经成丁了。”地头蛇狡辩地说。

“赵经五，你们抽了这么多丁，有哪一个称过重，量过高的？征兵法是根据年龄抽，还是看个大体重来抽？”乡亲们又嚷起来。

乡亲们一一追问，赵经五无言以对，只好吱吱唔唔地搪

塞：“这个这个，让我查一查户口，让我查一查。”

“赵经五！”善创咬牙切齿地说：“你害死了我父亲和伯父，气死了我奶奶，逼死了我母亲，你还嫌不够。现在，你又来了个‘两男抽一’，害到我的头上来了。你好狠毒啊！”

“别误会，别误会，大家都是一个老祖宗的后代嘛，怎么能这样说呢？有问题让我面请上头嘛。”

事不过两天，地头蛇赵经五从伪乡公所带回乡警到村里，又威风起来了。到处散布什么，现在是“非常时期”，征兵法可以“灵活执行，随机应变”，抽善创的丁是理所当然。

听了这些风声，善创同乡亲们商量，都认为还是避一避再说。于是，在乡亲的掩护下，善创到山区的亲戚家里避难去了。

在村里，地头蛇领着伪乡丁上善创家，三天一搜，两夜一查，要抓善创，结果都扑了空。

抓不到善创怎么办？赵经五这个家伙又生一毒计。

有一天，他看到善创的弟弟在村外放牛，就走到跟前说：“阿五，你哥哥不去，总欠下一笔债，迟早都要还，赖是赖不掉的。不过，为了大家都过得去，我倒有个办法。你到曲江去，找我老弟赵协中，他在那里当军需官，开了个火柴厂，要人做工。你到他那里，把情况讲了，叫他给个证明，说是你顶替善创去当兵的。这样，既免了你哥哥的差，我也好交代，你也有工做了，这叫‘三全其美’。你看怎么样？”

善创的弟弟为了顾得哥哥，就听信了地头蛇的鬼话，当

面答应了。第二天，他背着家里的人，又到钦州姑姐家要了些钱作路费，就到曲江找赵协中去了。

就这样，善创虽然躲过了这场灾难。可是，他弟弟在曲江，却被推进了火海。

一九四八年的一天早晨，钦州的姑姐，突然回到村里，流着眼泪向善创说，弟弟被赵协中一家打得内脏重伤，皮肉腐烂，从曲江一路讨乞，经历了两个来月，才爬回到钦州。

善创听了这个消息，饭也顾不上吃，就和七叔跟着姑姐，赶到钦州去。到姑姐家一看，只见他弟弟吐着血，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看见这个样子，他们心都碎了，失声痛哭起来。

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

原来，善创的弟弟在赵协中的火柴厂里，干的是重活，天天上山砍柴，不给工资，吃的是残羹剩饭。时间长久，他受不了老板娘的欺负虐待，经常与她顶嘴。这样一来，惹恼了老板娘。

有一天，他带着老板的一条狗上山砍柴，不慎这条狗被老虎吃掉了！他在工人的帮助下，买了一条同样的狗，赔了老板娘。可是，老板娘硬说他的狗是一条好狗，有钱也买不到，赔了也不依。

这时，他才知道，这是磨剃刀叫人舔，成心害人！于是，他就和老板娘你一言，我一语，争吵起来。这时，正巧碰上赵协中回来，这个家伙不问青红皂白，就命令士兵把他五花大绑，拿起生柴根，对着他没头没脑地打呀，打

呀，连续打折了几条生柴根，把他打了个死去活来。并命令士兵在夜间把他扛到山上去，一心想让老虎把他吃掉。可是，老虎没有吃掉他，夜里的寒风，却把他吹醒过来。他用尽力气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觉得全身骨骼象散了架似的，痛得豆粒大的汗珠直冒，眼前一阵发黑，又摔倒在地上了。这时，他想到，决不能这样死下去！生死也要让亲人知个明白。于是，他抓住身旁一根木棍作拐杖，再次站了起来，一瘸一瘸地走着，一面问路，一面讨饭，终于回到了钦州。

善创解开弟弟的衣服，看见他肋骨被打断，腹部被踢肿，伤势很重。他含着泪扎起担架，和七叔抬着他回家去了。

善创的弟弟抬回家的第二天，亲戚们都赶来探望。可是，就在当天晚上，药还没有煲好，他呼吸艰难地望着痛哭的亲人，咬紧牙关说：“不要难过，要记住：赵协中、地头蛇！”话刚说完，弟弟便闭上眼睛死去了！

这时，怒火在善创胸中熊熊燃烧。他恨透了地头蛇，恨透了旧社会。这千仇万恨啊，就象十冬腊月喝雪水，点点滴滴记在心，穷人总有一天拨开乌云见青天，旧恨新仇一起报！

四

一九四九年年底，正当赵协中和地头蛇收拾行装，准备

仓惶逃命的时候，北部湾畔响彻了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号，钦江两岸飘扬着五星红旗。此刻，黑夜到了尽头，黎明已经来到。英雄的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地杀向祖国海防；人民政府的工作队，纷纷下乡，建立新政权。人民群众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庆祝解放。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正是阶级敌人难受之时。地头蛇赵经五和赵协中看到眼前的一切，不禁绝望地悲鸣：“完了！完了！”但是，阶级敌人是不甘心自己失败的，他们到处组织土匪，结伙上山，妄图垂死挣扎，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

不久，人民解放军开进十万山区进剿土匪。善创在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发动群众，成立了农会，组织民兵，扛起枪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日夜巡逻放哨，侦察带路，围歼土匪。不久，就全部歼灭了这些匪徒，活捉了赵协中父子俩。接着，又逮住了潜伏在亲戚家里的地头蛇赵经五。剿匪部队根据“首恶必办”的政策，枪毙了这几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坏蛋。

十八年的苦难啊，三代人的冤仇！是谁把善创从苦海里解放出来？是谁给他伸了冤报了仇？他心里深深地知道：是救星共产党！是恩人毛主席！地大有边，海深有底；共产党的功劳比地大，毛主席的恩情比海深。从那个时候起，善创的脚步，一直跟着共产党，一颗红心永远向着毛主席。毛主席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他立即行动，挨家逐户去宣传，带头组织了乡里第一个互助组；毛主席指示农业走合作化的

道路，他饭也忘了吃，白天走东村，晚上跑南庄，把穷兄弟联合起来，带头成立了区里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善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决心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从此，赵善创逐渐锻炼成长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九五五年，他拒绝执行“大砍农业合作社”的黑指示，坚决不解散他领导的合作社；相反，他的社越办越好，规模越来越大，一九五六年发展成为高级社。人民公社化以后，他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三年困难时期，他不但顶住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妖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并且以身作则，“拒腐蚀，永不沾”，从来不多吃多占集体的分毫东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始终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自觉到群众中去斗私批修，和群众一起抓革命、促生产。近几年来，他在领导新平大队人民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努力改造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作出了成绩。近年来，他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带领广大群众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开展深入的批判，使新平大队的革命和生产形势，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钦州县革委会宣传小组整理

牢记血泪仇 永挑革命担

——退休不卸革命担的共产党员于保林家史

一九七一年四月，桂林市第四届党代会胜利召开了。在来自各条战线的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中，有一位头发花白、身体厚实、精神焕发的“闲不住”的老人，一有空就拿起扫把打扫会场，或到伙房帮洗菜、烧火，边做事边和同志们谈心。她就是桂林制药厂退休不卸革命担的女共产党员于保林。同志们都对她很亲热，表示向她学习，她总是说：“我没有什么，全靠毛主席的教导，可我做得还很不够啊！”

在这幸福的时刻，于保林不禁回想过去，看看现在，心情异常激动。两个社会，两种命运。旧社会的苦难，她永远也不会忘记。此刻，一桩桩的往事，象电影一样，一幕幕映现在她的眼帘。

苦水中生下

一九一二年，于保林出生在灵川县莲花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一家十六口人，住一间破草房，租种地主的几亩田

地，没有耕牛，四、五个人给人家做一天工，才换来一头牛耕一天地。就这样，一家子一年到头，起早摸黑，累死累活，还是常常无米下锅，反倒欠了地主一笔还不清的阎王债。

于保林四岁那年春耕后不久，遇大旱灾，田里水干泥裂，庄稼干枯得点火就燃，粮食颗粒没收。平时，一家都靠杂粮糠菜糊口，遇上这大旱荒年，连野菜也难找啊！没得办法，她爸爸和哥哥就上山剥树皮挖草根来充饥。一家人吃得皮青脸肿，大人都受不了，小娃仔可怎么顶得住啊！她的母亲只好含着眼泪，带着她和几个小的兄弟姐妹分头去讨饭。

天灾人祸，悲惨的遭遇一桩接着一桩。于保林一个十来岁的哥哥，在讨饭中不幸被地主的疯狗咬伤大腿，躺在床上日夜哭叫着腿痛、肚子饿。一家人听着他悲惨的哭叫声，心里象针刺一样，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一天傍晚，她妈妈讨到半碗红薯稀饭，急忙赶回家来，走到门口，没有听到她哥哥的哭叫声，惊慌地跑进屋里，抱起她哥哥连声叫唤：“阿彬，阿彬！妈给你带来吃的……”可是，她哥哥的身体已经僵硬了，干枯的嘴巴还在张着。哥哥是饿死的啊！一阵心酸手软，她妈妈手里那半碗红薯稀饭，倒泼在她哥哥身旁，……

一家人哭的眼泪未干，于保林其他的哥哥姐姐又都染上了霍乱病，一个个倒在床上、地上，哧哧地直吐酸水，呻吟不止。家里连吃的都没有，哪里有钱求医？她爸爸急得直顿脚，妈妈又是气，又是哭。没几天，大哥病死了，尸体还没

出门，三姐又断了气……。几天之内，疾病、饥饿象恶魔一样，夺去了她家十三个亲人的生命。

于保林的妈妈眼看着十三个亲人相继惨死，悲痛和愤恨，绞得她肠断心碎，也一病不起卧倒在床，过了两天，她妈奄奄一息地说：“小林她爸，我不行了。往后，就是啃树皮草根，你也要把这条命根拉扯大……”说完，含冤离开了人间。

刚掩埋了她妈妈的尸体，狗地主又上门来逼地租。她爸爸气愤地对地主说：“你没长眼，今年天旱地干，种下的稻子没有一棵活的，拿什么来交？”狗地主阴险地看了于保林一眼说：“哼，除非你家都死绝了，要不然，我的地租你就莫想赖得掉。”说完，气冲冲地走了。她爸爸追出门口，望着远去的狗地主背影，愤怒地说：“没得耕种，还来逼租，这是什么世道啊！”

连气带饿，于保林的爸爸又病倒了，连树皮野菜也不能去找了。于保林伴着爸爸，饿得日夜啼哭。隔壁婶娘几次送来糠菜米糊，但是，爸爸已病得不能吞下东西了。

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于保林的爸爸忽然挣扎着撑起身子，点燃一根松明，一阵剧烈的咳嗽，“哇”的一声，大口鲜血从口里吐了出来。

“爸爸！”于保林急忙从床上翻身起来，紧紧抱着爸爸。她爸爸慢慢地把松明火移到她的跟前，抚摸着她的头，吃力地说：“小林，让爸爸再看看你。”

她爸爸喘着粗气，捏着她的小手，断断续续地说：“小

林啊！不是爸忍心要离开你，是狗地主不让我们穷人活啊！要记住，我们一家十五个人……是给地主……逼死的……”话没说完，她爸冰冷的手慢慢松开了。

“爸！爸爸呀！……”于保林扑在爸爸身上，用力摇他的手，拚命哭叫着。可是，泪也干了，声也哑了，爸爸再也没有答应。

一阵狂风刮进这间破草屋，微弱的松明火光被吹灭了。忽然，一道闪电，撕破夜空，阵阵雷声，夹着于保林悲惨的哭喊声，象是要震碎这吃人的旧世界。

于保林爸爸死后，婶娘就把她带回去抚养。婶娘家也很贫苦，一家大小七口，从来没有吃过一顿干饭。但是，看着于保林一家就只剩下她这根独苗了，她们决心吃糠咽菜，也要把她拉扯大。

可是，连这样的苦日子，旧社会也不容许这苦女孩过去。于保林还不满七岁时，狗地主象恶狼似的，闯进了婶娘的家门，说于保林父母在世时欠下五十块钱没还，硬要把于保林抢去当丫头抵债。于保林一听，急忙紧抱着婶娘的腿，哭着说：“婶娘，我不去，我不去呀，婶娘……”狗地主不容分说，一把拉过于保林，拖着往外就走。婶娘不顾一切扑上前去，凶恶的地主，一脚把她婶娘踢倒了……

仇恨中长大

这家的地主婆，外号叫“母老虎”，凶狠毒辣，远近闻名。于保林被抢到她家，每天鸡叫头遍，“母老虎”就把她撵起来，逼着她舂米、挑水、喂猪、洗衣服……，稍不如意，鞭子就抽在身上，嘴里还“死丫头”，“贱骨头”骂个不停。

于保林还没有牛背高，就被迫去放牛，还规定要找满一大筐猪菜。不满十岁的女娃仔，哪里顾得两头活？一次不留心，牛吃了别村地主的一点菜，那个地主到“母老虎”家来“告状”，于保林就挨了一顿毒打。第二天，她只好把牛赶到山上，再去找猪菜。但是，不知怎么的，牛脚被石头擦破一点皮，回到地主家，“母老虎”看见了，就吼叫着：“过来！”三角眼斜盯着于保林，“昨天我说了你一下，你就拿我的牛出气！”说着拉过于保林，夺过牛鞭没头没脑地打她。

“那是牛自己碰破的！”于保林急忙分辩。

“你还嘴硬！”“母老虎”猛然从灶膛里抽出一把烧得通红的火钳。于保林惊叫一声，用力挣脱“母老虎”的手，还没有来得及跑，“嗤”的一声，火钳已戳在她的右脚上，……

夜里，于保林躺在牛棚草堆上，悲伤地哭泣。还在渗着血的伤口痛得难受，哪里去找药啊？她曾听说蜘蛛网可以止血，便在黑暗中摸了一点蜘蛛网敷在伤口上。剧痛和悲愤使她彻夜难眠，心想：爸妈为什么死得这么早呢？世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恶人呢？想着想着，天快亮时才迷迷糊糊地入睡。

“快起来，贱丫头倒懂得享福！”地主婆拿着竹鞭，挑开于保林身上盖着的稻草，强迫她去田里拔秧。

于保林脚上那伤口泡到泥水里，痛得象刀戳。结果，伤口感染了，越来越恶化，长了蛆，发了臭，一直烂了三年。

随着于保林年龄的增长，地主婆逼她做的工也加倍增多。十二岁的女娃仔，屋里屋外，什么活都得做。每到农忙季节，晚上拔秧，白天插秧，更是把人累个半死。一年夏种，于保林刚从田里回来，“母老虎”见天色“还早”，又叫她到河里捞猪菜。正捞时，上游涨大水，急流汹涌冲来，她急忙往河边走去。河水很快就没到胸部，她心一慌，拌了一跤，被水冲走几步远，捞草的耙子、菜筐、扁担都给冲走了，还呛了几口水，好不容易才爬上岸来。她意识到又要遭一顿毒打了，蹲在河边，凝望着滔滔不绝的流水。激流呀，随时可以把穷人冲走，可这人世间的苦难和悲愤啊，何时才能冲掉呢！

天黑的时候，于保林刚踏进地主家门。地主婆见于保林浑身湿透，空着两手，劈头就问：“猪菜呢？”

“河里涨大水，差点连我也……”

于保林话音未落，地主婆就骂开了：“好哇！你怕捞猪菜，把我的菜筐、耙子都丢了，卖了你也抵不了。跪下！”

于保林没有动。

“母老虎”一把抓住她的头发，往地上猛劲一推，她一头栽倒在地，两眼直冒火星。把泪水往肚里咽了咽，她又顽强地站了起来。

“我叫你跪下！”恶魔似的地主婆，又抓着她的手臂猛

推。她急忙用手抓住身边的猪栏杆，任地主婆怎推也推不动。

“你放不放手？”地主婆忽然拿起柴刀砍在她的左臂上，鲜血直滴，她还不松手。灭绝人性的“母老虎”，又一刀砍在她抓猪栏的左拇指上，她两眼一黑，手松开了……。

道道伤痕何时断，满腔悲愤何处诉？全身的伤痛，使她怎么也睡不着。她想逃跑，几次走出草棚门口，望着茫茫的黑夜，可是往哪里跑啊！她曾听说邻村地主的丫头逃跑，被抓回来吊在屋梁上，火烧棍打，活活被折磨死了。丫头，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啊！她恨透了地主狗豺狼，恨透了这吃人的旧社会。她曾经想以死来反抗，但是，又想起爸爸临终时讲的话，觉得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不值得。“熬下去！”

熬下去啊，于保林在地主家熬了十三个年头。十三年了，穿的还是被抢走时穿的那件破单衣，补钉纳补钉，几乎看不到原来的布了；一年到头，光着脚板，寒冬腊月，脚上的裂缝渗着血丝；一捆稻草，就是席子和被子；吃的，是地主吃剩的饭菜。一天，于保林被迫连夜舂米，饿得难忍，拿了一把米糠，想拌点水吃了充充饥，被“母老虎”看见，便点燃一把香火，狠命地烧她的舌头，烧得她满嘴巴血泡。她没有哭，咬紧牙关，迸出一句话：“你打吧，打不死我总记着！”

残酷的折磨，病魔又缠上身来，于保林患了伤寒。她身体发烧，四肢无力，地主婆还是强迫她去挑水。一阵晕眩，她连人带桶跌到井里去，她抓住水桶，拚命呼救，两个长工

大叔闻声赶来把她救起，帮她挑水送回地主家。“母老虎”见了，诬她跟别人打水仗，连稀饭也不给喝一口。一身衣服湿透了，连一件替换的衣服也没有！她蜷缩在牛棚的草堆里，几次昏迷过去。要不是隔壁的穷苦老奶奶偷偷送来草药，这病，恐怕就把她折磨死了。

一九三一年，于保林十九岁了。虽然皮黄骨瘦，种田还得顶个男工。可是，她做得再多，狗地主也不会满足，仍然要找岔子打骂。这年夏收的一天，她在田里割禾，当拿稻子到田埂上的禾桶打谷时，因水深泥烂，不小心跌了一跤，溅起的泥水，沾湿了站在一边监工的“母老虎”的衣角。这下可不得了，“母老虎”跳着大骂：“贱骨头，眼红我没下田割禾，拿我出气啦？今天就来收你的命！”骂着就抓起禾桶杠朝于保林打来。她一看这粗大的木杠，仇恨涌上心头：地主手中的摧命棍啊，十三年来，在我身上留下了多少伤痕，欠下了多少血债！她奋不顾身地扑上去，猛地夺过禾桶杠。

由于用力过猛，于保林脚没站稳，跌倒在泥水里。“母老虎”趁机抓过一根扁担，朝她身上猛打。于保林的腰被打成重伤，昏过去了。

两个长工大叔把她救起，送回她婶娘家。婶娘一看她浑身泥水染着血，不象个人样，伤心地痛哭起来。邻近的穷乡亲，纷纷赶来看望。于保林吃力地支撑起身子，悲愤满腔地控诉着地主的罪行，声声泪血，激起乡亲们的无比愤慨。

第二天清早，忽听有人敲门，地主婆找人来了。于保林

一听“母老虎”的声音，一股仇恨的怒火涌上心头，“霍”地支起了身子，一阵腰痛，她咬紧了牙关。

“快躺下，狗财主见了你，还会把你拖去的。”婶娘急忙扶住她。

“我跟她拚了！”于保林又要挣扎着起来，婶娘硬把她按住。蹲在一旁的叔爷，满腔愤恨，毅然操起一根扁担，冲出门去。这时，穷乡亲早已围了过来，几个小伙子还拿着扁担。

“你打死了于保林，是来报丧的吧？”

“打死人要偿命！”

你一句他一句，“母老虎”见穷人个个捏紧拳头，愤怒的目光一齐盯着她，心里有点着慌。“你们莫嚣，有本事到乡府去。”话没敢多说，扭转屁股溜走了。

地主婆走后，几个乡亲立即给于保林找来草药，掩护她躲在婶娘家养伤。大家关切地说：“狗财主还要来抓人的，赶快让小林离开这里吧。”

苦难中挣扎

一个月暗星稀的黑夜，邻居的大嫂领着于保林绕道逃出了村子，逃到桂林市找活路。

可是，在那万恶的旧社会，穷人到处受欺压，被歧视，哪里能找到什么活路呢？她沿街讨乞，流浪了半个月。后来，为了活命，只好到一个老板家里当佣人。

逃出了虎口，又落入了狼窝。资本家和地主一样狠毒，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吸血鬼。于保林每天要做十几个钟头繁重的工作，而工资却少得可怜，连一个人的生活也难以维持，还要常常挨饿受冻。

旧社会的佣人，被看作是最下贱的人，任受欺凌和捉弄。有一天夜晚，资本家一个十来岁的儿子，支使于保林给他煮吃的，却把厨房电灯开关的盖子拿走。于保林在黑暗中一按开关，全身一麻，当即触电跌倒在地，资本家的一家却在一旁如狗吠狼嗥地狂笑。于保林一气之下，第二天愤然离开了这个资本家的家，到另一个老板家去当佣人。

但是，天下的黑蜂只只都螫人，资本家个个都是那样阴险毒辣。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九年，于保林先后到过五、六个资本家、伪官吏的家里做佣人，一次次在病饿中被赶出来，一次又一次地在苦难中煎熬，到处受虐待，到处受欺压。

饥寒，摧残着于保林的身体；劳累，折磨尽了于保林的青春。她累死累活地熬了十七年，仍然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得到的只是一身疾病：贫血症、胃溃疡、心脏病……

于保林的病逐渐恶化了，资本家不但不给医治，而且还扣着于保林那少得可怜的工资不发。原来，资本家总是把雇工的工钱挪去做生意或存在银行里吃利息，不到物价暴涨不发工资。于保林几次找老板，想要点钱买药，老板却冷冷地说：“你是来给我做工的，我又没有包你不得病，你做得了

就做，做不了就滚！你的工资，我还没有空闲时间给你算。”

工资没领到，老板娘却天天逼着她做这做那。这一气，于保林的病更重了，发着高烧，卧床不起，两三天吃不下东西。她实在忍不住了，挣扎着爬起床来，向资本家讨还那被拖了一年的工资。

她咬着牙，扶着梯，一步一口粗气，好不容易登上了资本家的楼房，忽然一阵头昏眼花，跌倒在楼梯口上。

“哎哟，贱婆子，吓死我啦！”资本家的小老婆急忙掏出手帕捂住鼻子，尖声骂道：“你这个癫婆子，想把病传染给我的女儿呀？快走！快走！”

“还我的工资！”于保林勉强站了起来，愤怒地说：“我在你们家累死累活，被折磨成这个样子，我那点活命钱还不给，你们还让穷人活吗？”说着一步一步逼近小老板娘。老板娘惊慌地又叫：“哎哟，快来人哪！”

狗老板带着管家的走上楼来，假惺惺地说：“噢，于保林的工资吗，今天就给你算清，走，到帐房去！”

可是，看看资本家又是怎么算，怎么扣啊，要是人没有骨头真会整个给他吞下去。比如被别人偷了一对水桶，扣两个半月工资；给资本家煮夜宵时烧焦了一点燕窝，又扣五个月工资……。这一算，于保林肺都气炸了。但是，狗老板有权有势，穷人有什么办法呢？

晚上，于保林拿着这一年的“工资”，一步三晃地走到一家药店里，要买瓶止痛退热片。

“什么？开玩笑！这点钱也想来买药？拿去买两颗糖吃吧！”药店老板把钱丢了回来。

原来，这一天的物价又猛涨了近一倍，于保林这一年的“工资”，竟连一小瓶普通药片也买不起。狼心狗肺的资本家，利用种种毒辣手段千方百计从于保林身上榨取血汗。

寒冷的夜晚，阴雨夹着米雪，不停地飘着。于保林借着商店门缝透出来的微弱灯光，跌跌撞撞，走一步，在墙边靠一靠，不知到了什么时分，才回到布店门口。

这时，老板的布店已经关门了。于保林敲了几下门，管家的打开小门伸出个脑袋来，斜望着她，淡淡地说：“于保林吗，陈先生刚才说了，工资已给你算清，我们店里也不需要帮工了，叫你另找高门！”

突然，一阵阵悲愤塞满了于保林的胸口，她指着管家说：“你们好狠心啊，我给你们累了五、六年，今天我病成这个样子，你们叫我到哪里去？”

“那我们可管不着。能吃不能做，难道叫我们把你当奶奶养着？再说我们也没有闲钱为你贴一副棺材。少罗嗦，快走开！”管家说罢，就把于保林的一张破草席、一个旧麻袋和一个破布包丢了出来，“砰”一声关上了小门。

北风呼啸，雨雪纷飞，于保林裹着个旧麻袋，露宿在屋檐下。阵阵寒风吹来，穿心刺骨，冷得难受。无亲无故，可往哪里走啊！

旧恨新仇，使于保林悲愤满腔，一股怒火在胸中熊熊燃

烧。这一桩桩的阶级仇，总有一天要报；这一笔笔的血泪帐，总有一天要清算！苦大仇深的于保林，在风雨飘摇中，渴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红 心 向 阳

霹雳一声天地动，拨开乌云见太阳。于保林天天盼，夜夜盼，终于盼来了救星毛主席，盼来了亲人解放军。一九四九年冬，桂林解放了。街上红旗飘舞，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于保林忘记了疾病缠身，满怀喜悦走上街头迎接亲人。她两眼挂满了幸福的泪花。无比激动地挥臂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立即给予保林医治那在旧社会带来的一身疾病，安排她进工厂当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每天，她上班来得最早，下班走得最迟，把机器擦了又擦，摸了又摸，心潮激动地翻滚着；这一切，毛主席和党交给我们劳动人民来管了，真是做梦也盼着啊！

于保林获得了新生，心里总是乐滋滋的，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她处处带头干，样样工作抢在前，曾多次被评为桂林市的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于保林在迅速成长。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她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她向毛主席庄严宣誓：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彻底解

放全人类，千难万险不畏惧，永远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志不移。

入党后，于保林更加忠心耿耿干革命。虽然旧社会给她造成的多种疾病经常复发，仍然兢兢业业地为党忘我工作。有的同志关切地对她说：“于师傅，现在翻身解放了，你该过些舒服日子了。身体不好，你就多休息一下吧！”于保林感激地说：“我们是翻身了，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穷苦人象我们过去一样，受压迫剥削，我们还要努力工作，使他们都得到解放呀！”

一九六三年，厂领导照顾她体弱多病，决定让她退休。“退休”这两个字，她从来也没想过，一听说要退休，几个夜晚合不上眼，心想：一个共产党员，心还在跳动，怎能离开集体、离开工作！她几次找党支部书记说：“我是个党员，活一天就干一天革命，我不能领着退休金过清闲日子。”

她服从组织的决定退休了。第二天天还没亮，她就来到车间，把工人们丢的破旧工作服和旧木板鞋搜集起来修补好，送到指导员手上，语重心长地说：“这些东西还能用，叫同志们保持工人阶级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啊！”指导员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感动地紧握着她的手说：“于师傅，你放心吧，我们一定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从此，于保林一直同正式工人一样，上班、开会学习、义务劳动，从来没有无故缺勤或迟到早退过一次。去医院看病，也照样请假，而且时间掌握很紧。一次从医院看病回来，

半路上遇着下大雨，又没有带雨伞，她怕耽误时间，雨也没躲一下，赶紧跑回厂里，雨水淋得她浑身没有一点干处。车间指导员一看，心疼地说：“于师傅，你怎么不躲一下？这么大的雨，你又有病，当心弄坏了身体。”生拉硬扯把她送回宿舍里。她换了衣服，看看还有二十分钟，又要去上班，指导员按着她说：“快下班了，你休息吧。”她却认真地说：“那可不行，生产这么忙，大家都在争分夺秒的干，我怎么能呆在家里？”说着又跑到车间去了。

一九六九年春天，她家附近一个建桥工地，为抢在春雨前完工，工人们新年不休息，冒着风雪日夜施工。于保林见了，一早就去参加劳动。她挑着石渣奔跑，大冷天穿两件单衣还冒汗，越干越起劲，把指导员约她去过年的事也忘记了。指导员叫孩子找了半天没找到，后来从工地的广播里听到表扬于保林，才把她找回来。指导员见她一身土一身汗，关切地说：“你实在要找事做，就做点轻的吧，累坏了身体，我们心里也难受啊！”她却笑起来说：“看你说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拣重担挑，我怎么能找轻活干呢！”

为了更好地挑革命重担，于保林退休以来一直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旧社会的苦难生活，使她斗大的字也不识一箩，年纪大了，记忆力又差，但她丝毫没有灰心。没有文化，她就请职工和邻居的小孩教，自己认真听，用心记，晚上躺在床上细心琢磨。她对同志们说：“毛主席讲的革命道理，句句讲到我们劳动人民的心坎里，越学我心里越亮堂。”

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她反复学习，记在心里。文化大革命期间，厂里有几个坏人，想兴风作浪，她就紧紧盯住，不让他们乱说乱动。有人劝她少管闲事，她严肃地说：“这不是闲事，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巩固的大问题，如果让这些人变天复辟，就没有我们劳动人民的天地！”

有个坏家伙，用小恩小惠腐蚀青年，个别青年工人受了蒙骗。于保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想：青年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绝不能让他们上坏人的当，走邪路。于是，她主动把青年工人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进行忆苦思甜教育，使他们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跟那个坏家伙划清了界线。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她又带头检举揭发，开展革命大批判，使大家受到生动而深刻的教育。

随着批修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这两年来，于保林更加刻苦攻读马列的书。她常说：“马列的书、毛主席著作，是为我们劳动人民写的，再难也要认真学啊，不学马列理论，怎搞马列主义？理论上是瞎佬，就容易上骗子的当。”不懂，她就向同志们请教，文化低阻挡不住她学习革命理论的决心。一天，厂里组织青年参加抢运木材，她也去干到晚上十点钟。累得一身大汗，还坐在灯下，戴上老花眼镜，一字一句地读着马列著作。经过刻苦努力，她终于读完了《共产党宣言》、《为人民服务》等著作，懂得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观点。

高山青松，越老越苍劲；革命战士，越老心越红。“退休”九年如一日，挑革命担不卸肩的于保林，正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大踏步前进！

桂林制药厂革委会政工组整理